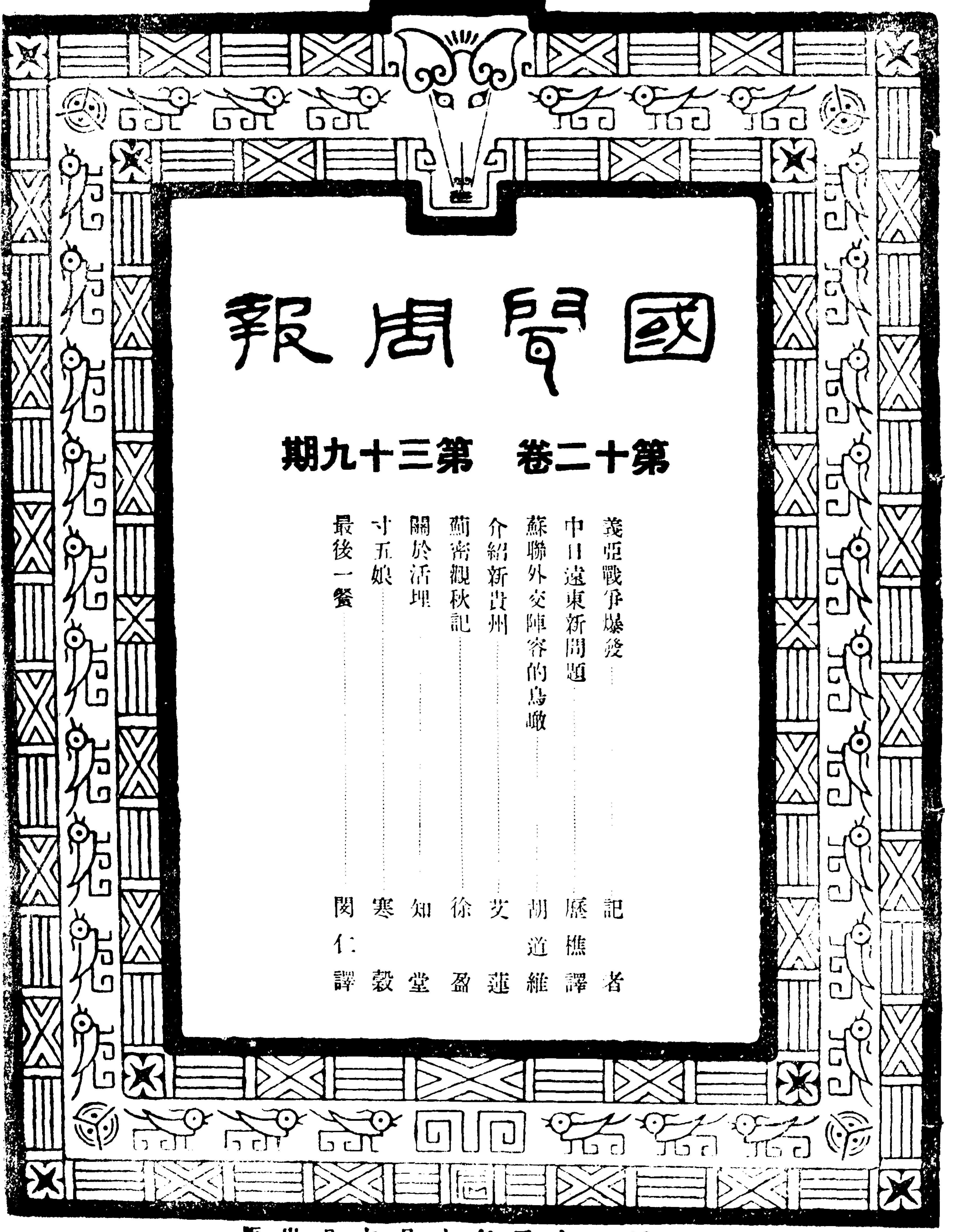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九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近週時事寫真

↓最近來華之「清宮二年記」作者德菱郡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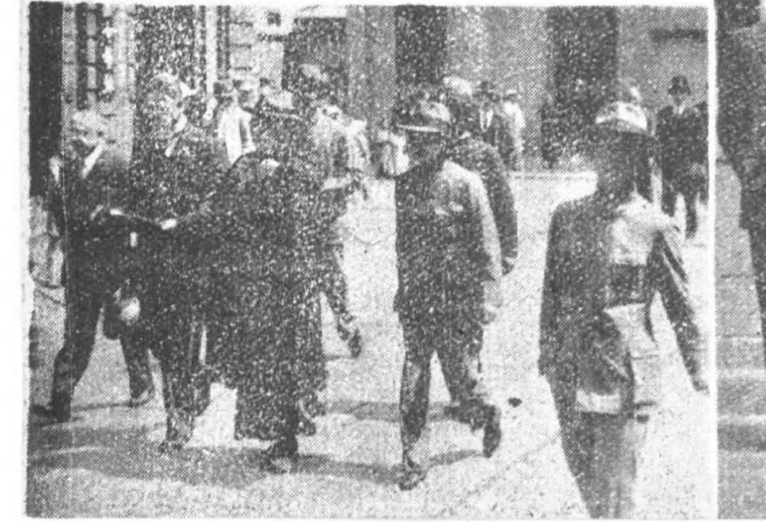
←蒙藏委員會近派鄂奇光赴達爾罕旗謁見雲王，調解西公旗糾紛○圖中左第一人爲雲王，次鄂奇光○

↓譚故院長逝世五週年紀念○

↑外部情報司長李迪俊（中）在日外務省與天羽英二（右）會晤情形○

↓北平市赴日考察團全體團員○

↓都首追悼法使韋禮德紀念○左第二三人爲宋子文與孔祥熙○



國聯席上轟動的一幕



↑九月五日國聯行政院開會時亞代表席士訴責義國之一瞥○圖左兩空位爲德義代表席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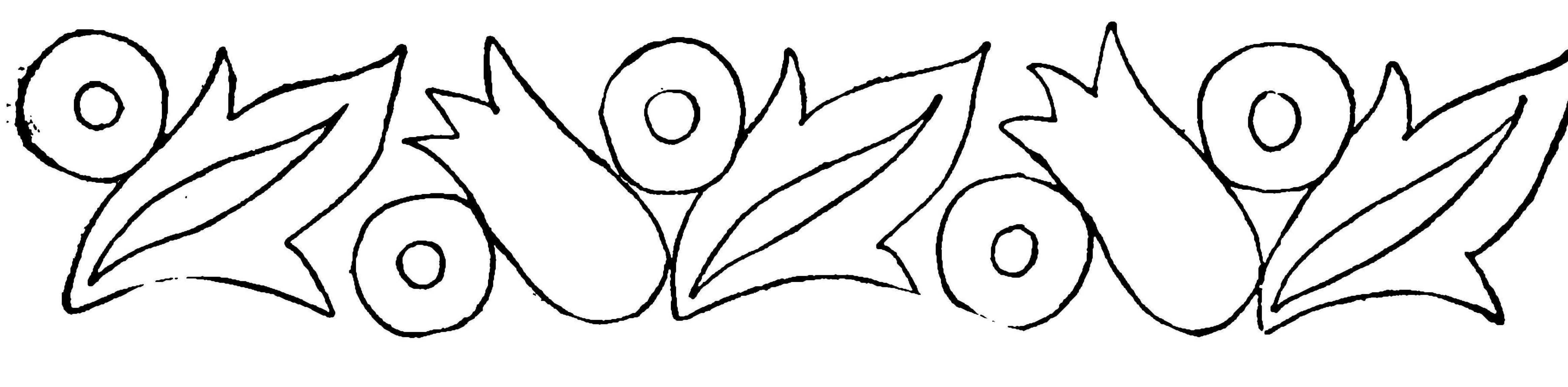
↗英坎貝爾爵士與其所駕之藍鳥號在造成每小時三百英里速度紀錄時奔駛遠景○

↙英王子葛羅薩斯特公爵與其未婚妻史各特女爵士○

↓彫刻家杜涉夫人近在倫教展覽其作品，圖中爲亞皇與墨索里尼之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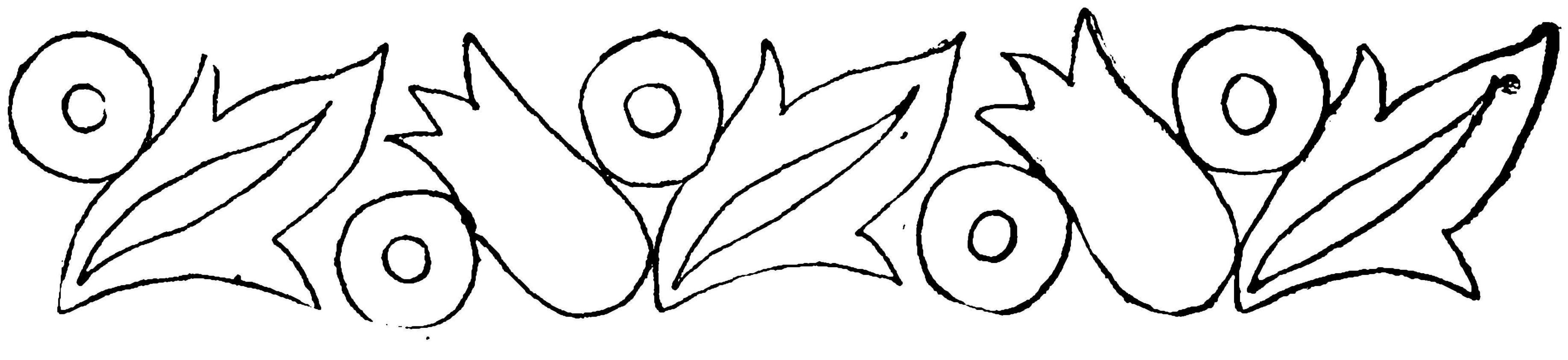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三十九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七日出版



論評選輯

采風錄

凌霄一士隨筆

專載

文藝

義亞戰爭爆發

記者

義亞糾紛自發生迄今，瞬將一年，雙方秣馬厲兵，積極備戰，同時因英義利害關係之衝突，遂使糾紛益形擴大。國聯置身其中，應付爲難，一再延宕，殊無以和緩東非危局。而大勢所趨，義亞兩國終須以武力相見。義亞戰爭果以三日義機轟炸阿多瓦一幕而開始。此具有歷史意義之戰爭，關係重大，自不待言。關於近來義亞糾紛之經過，本刊已迭有專篇記載，玆再綜述戰爭爆發前後各方之情況，草成本篇，俾讀者得有系統的認識焉。

一　國聯調解失敗

前週五人委員會之調解辦法，旣爲墨索里尼所拒絕，遂草擬調解失敗報告書，交國聯行政院。九月二十六日晨行政院舉行秘密會議，蘇聯土耳其諸國代表對報告書表示不滿，謂其過於袒義。旋開公開會議，主席紀那助提議組織十三人委員會，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款，草擬義亞問題報告書，陳述義亞糾紛之經過事實並提出建議。英，法，蘇聯諸國皆表贊同，此案遂得通過。十三人委員會於次日正式成立，行政院全體各會員國除義國外，均皆加入，由西班牙代表馬達里亞加主席。該委員會對於亞皇所請行政院指派調查團前往該國邊境一層，當在原則上予以接受，並委託法國外交部非洲司幫辦樂岡旦，英國外交部埃及司司長湯柏森，西班牙代表阿里文三人會商實行辦法。同時並電復亞皇，對於該國軍隊自邊境撤退三十公里一舉，表示贊同。次日十三人委員會又開會，議決令秘書處起草義亞糾紛之報告，旋即休會，定十月三日再行開會。據日內瓦方面指陳，以前五人委員會之組織，目的係在探求切實的和解方法，而不問該案之曲直，現時之十三人委員會之職責，則在綜核糾紛案之經過，並表示意見，此項報告書將陳述糾紛之事實，並提出公正適當之建議案。據一般預料，該報告將包括爭執案歷史的陳述，行政院會理事之意見，及解決糾紛案之建議，査此項建議將與制裁辦法無關。

至於羅馬方面之反響，據負責方面語路透訪員稱，吾人

對國聯無多大希望，一委員會之後復繼以一委員會，此因日內瓦之慣例。但第二團體將處更有力之地位與義國開始工作，因五人委員會之報告書已承認亞比西尼亞不能治理其國務也。

義內閣於九月二十八日晨十時集議，討論國聯行政院會議決議派員十三人組織委員會，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提出關於義亞爭議之建議事，集議畢，發表尋常公報，當決定應付國際局勢方法如下：㈠在國聯未以制裁手段加諸義大利之前，義大利並不退出國聯；㈡義國政府再度鄭重聲明，並無不利於英國之計畫，義國殖民政策自本年一月二十九日，即英法兩國發表倫敦宣言書之日起，即已隨時通知英國政府。邇者英國人民雖從事反法西斯宣傳，但義國政府仍準備與英國進行談判，締結協定，用以確認英國在東非所享有之合法利益；㈢義國政府鄭重宣言，任何步驟凡足擴大義亞爭端範圍者均當避免之云。

二　英法漸趨妥協

義亞糾紛中英國爲主要腳色之一，英爲防護埃及與東非方面之利益，與義發生正面衝突。英國始終主張擁護國聯盟約，實施對義制裁。但制裁之說，實行甚感困難，至少須得法國之合作。然法國自與義成立羅馬協定後，兩國日趨接近，同時因英國對於中歐方面擁護集體安全，共同防禦侵略之計劃過於冷淡，復不顧法國之反對，逕與德國訂立海軍協定，英法遂日見隔閡。因此對義亞問題，英主制裁，法主放任，分道揚鑣，亞局乃益形棘手。然在歐洲外交陣勢中，法國之基本立場爲擁護國聯盟約以維持現狀，果令墨索里尼一意孤行，盟約即成廢紙，國聯威權掃地以盡，法國對他日德何諸國羣起效尤，不能無所顧慮。英國此時既主張對義制裁，自不能不唱擁護國聯盟約與集體安全以爲號召，於此兩國利害一致，自有成立聯合陣線之可能，此最近英法之所以日漸接近也。然法國仍以英國態度無鮮明之表示爲慮，遂於九月十日，由駐英大使考賓致函英外部，詢「將來歐洲方面倘有破壞國聯會盟約並訴諸武力之情事，法國是否可確保英國必以有效手段，立即實施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之制裁辦法」之言相詢。英內閣於二十四日開全體閣議，決定最後態度，由外相賀爾函覆法使，重申英國擁護盟約，反抗侵略之決心，法政府對之甚表滿意。茲錄英外相之覆函全文如左：

「本月十日閣下函文西泰君，轉達貴國政府之意，關於今日義亞糾紛，欲知敝國政府於國聯盟約被破壞，並在歐洲使用武力時，是否

有意採取立即有效之措置，以實施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之制裁辦法，閣下復特別指出，一歐洲國家，不論其是否爲國聯會員，如使用武力時，英國將取如何對策，茲特答覆如下：今請閣下注意本月十一日鄙人在國聯大會上之演詞，當時鄙人曾聲明，英政府決意就其力之所及，履行國聯盟約義務，此心此志，決不在他國之後當。時鄙人復稱，國聯盟約所包含之理想，尤其是欲樹立法治於國際事件上一端，與崇尙理想主義之英國民族性，影響甚大，終且成爲英國國民良知之一部分。有人以爲英國過去對國聯以及國聯之主張，並未具有堅定不變之忠實態度，余在國聯大會演說中，曾爲辭以闢之，閣下當能憶及。鄙人曾指出，最近敝國輿論之種種反響，斷見敝國全國民衆如何同心協力，完全遵守國聯會員國之義務，以爲政府後盾，敝國蓋始終以接受此種義務，爲其外交政策之基調者也。或謂英國此種政策，專爲對義爭端而發，別有用意，則可謂完全出於誤解，而與事實相背適逆，鄙人又曾極願藉此機會，重行負責聲明，敝國人士所遵守者，乃係國聯原則，而非其特殊表示，倘舍此以外，別作其他解釋，是不啻損害英國之善意，懷疑英國之誠信態度也。鄙人曾鄭重指陳，國聯主張共同維持盟約之全部，特別主張對一切未經挑釁之侵略行爲，共同堅決抵抗之，敝國亦同此主張，此與國聯盟約所規定之明確義務完全符合。斯言也，深望閣下特別予以注意，任何國聯會員國家皆不能對某特殊事件預定其政策，較上述數語尤爲明晰而堅定，鄙意此言當爲衆所公認。鄙人所謂未經挑釁之侵略行爲，係包括一切侵略行爲，今日之意初無異於曩時，當能爲足下所諒解。且在此一語中，每一字均須注意其所包含之完全意義。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定之程序，僅適用應付未經挑釁之積極侵略行爲，對於不能履行條約條文之消極行爲，則不適用。更進一步而論，遇有訴諸武力情勢，其犯罪與侵略之程度迥有不同，因此於實施盟約第十六條時，其行動之是否適當，當視每一特殊事件之環境情勢而有所殊異。就余所知，貴國政府固亦承認此種區別矣。此外關於條約義務，鄙人在日內瓦，亦曾有所論列，今無妨再加聲明。即彈性乃係安全之一部，世界決非靜止不變，此固爲國聯盟約所承認，而尤爲國聯會員國所當一體承認者也。如謂鄙人在日內瓦與今函中所作擁護盟約之言僅代表敝國現政府之政策，非必亦爲繼任內閣之政策，鄙人須指出，鄙人在日內瓦之演說，雖係代表現政府發言，而實際上則固爲英國大多數人民之所贊助者。最近數週中，一般輿論之態度已明白表示，敝國政策決非變動不居或不可恃之感情所能動，惟知有國際行動之一般原則。倘國聯始終爲有效之組織，吾人必固守不渝，此鄙人在日內瓦所聲言，而最近情勢益臻明顯者也。尤有進者，在敝國全國輿論中，國聯此種機構實爲以集體安全之法，避免過去毫無意義之禍難，與維持世界和平之唯一眞實希望。敝國政府深信，不能對之失去信仰，並拒絕爲擁護其理想而採取有效之行動，使其稍見脆弱。抑所謂信仰，所謂行動，與安全相同，亦必爲集體的而後可，此點至關重要。鄙人當重述日內瓦演說中之一語，以作結論曰，吾人倘爲和平而冒險，亦必須共同以赴之，國聯倘以身作則，保持其威權於不墜，敝國政府與人民當與國聯之原則共其存亡焉。」

同時英政府亦詢法政府，如地中海英義海軍發生衝突，英國艦隊如何可得法國之援助。三十日法總理拉佛爾以私人名義通知各閣員，準備出席內閣緊急會議，衆信該會將討論如何答覆英國之問題，截至本文起草時止，尙未得法閣議如何決議之消息。政界人士預料法政府復文或將贊成於必要時援助地中海英國艦隊，但以維持集體安全之原則爲限，是英法妥協已可逆覩。據日電所傳，竟有英法成立協定之說，玆錄巴黎一日新聯電如下，藉義亞兩國紛爭之機會，英法兩國間在聯盟擁護名目之下：目下在事實上已成立相互援助協定之形勢。而兩國政府之折衝，自九月二十四日以來，由通常外交機關進行，突呈活潑盛況。然而數日前英國政府關於地中海形勢，曾向法國政府要求．謂義國海軍攻擊英國海軍之時，請予協力云，此項交涉已漸次具體化。二日英法兩國政府之閣議及在巴黎之拉佛爾總理與英國代表艾頓氏之會見，似將實現該項協定案。拉佛爾對於英方請求已提出對案，三十日與英國大使克拉克之會見，謂法方發出「如德國空軍攻擊法國領土時，英國政府得援助法軍」之照會，然該相互援助協定案成立之時，聞英法兩國政府並不簽字，事實上以確保其連帶協調關係，擁護聯盟規約，以期維持凡爾賽和約之方針。

三　對義制裁問題

英法態度既漸接近，對義制裁問題，雙方意見亦趨一致。據最近消息，英法國聯代表已同意對義施行制裁當採漸進方式。衆信此項制裁手段當以經濟爲限。此外法外部曾向英政府聲明，除係集體行動外，法國不擬施行制裁。復次，英國倘向義實施制裁將發生如何影響，現正由內閣有關各部研究。聞當局曾就各商家調查，證明如英義斷絕貿易關係，將使英國工商業受重大損失，其中若干廠肆將被迫關閉，失業工人將增多五萬名。又英國僑民在義經商者爲數頗衆，如經濟絕交，則僑民在銀行所存英幣存款，將遭義國當局强迫換成義幣，損失亦必甚鉅。此外英政府並向其他有關各國政府探詢，是否準備與義國斷絕貿易關係，大多數國家答覆均表贊成。惟其中若干經濟困難之國家，如猶哥斯拉夫等，則謂該國如欲與義經濟絕交，則必使其商品另有推銷途徑，以補償義國市場之損失而後可。又美國外交協會會長布爾發表文告，謂美總統對於制裁問題提出五種辦法，（一）撤回駐羅馬外交代表，（二）不承認義國違背國聯盟約與凱洛格非戰公約在亞造成之任何局勢，（三）禁止軍火戰具運往義國，（四）默認由國聯實行對義封鎖，（五）封閉蘇彝

士運河。

義政府方面對於如何抵抗制裁之問題，亦在研究中。據外電傳，國聯實施經濟制裁時，義國糧食及原料品之供給問題，現正由主管各部加以研究，官方人士認爲退出國聯之各國，均可在經濟上爲義國之助，並聞日本已表示願以糧食供給義國。官方人士對於經濟制裁能眞正實施與否，頗爲懷疑。即如英國去年對義國輸出達七萬零二百萬里拉，而義國對英輸出則僅五萬三千萬里拉；若英義斷絕貿易關係，則受損者非義國，而爲英國。此外義政府幷已採取各項必要步驟，以預防原料品之缺乏。據農部宣稱，義國所存糧食頗爲充足，即令外國糧食停止輸入，亦仍可強制以低廉價格出售糧食。

四　英義之軍事佈置

如前所述，英國力求與法合作，俾在外交壇坫上得居優勢，然同時仍不忘軍事佈置，以武力對義示威。據九月二十六日倫敦電傳，英海軍最近曾設法增加地中海艦隊實力，而以水雷敷設艦及水雷掃除艦增加爲尤多。戰鬥艦多艘現已集中直布羅陀及蘇彝士兩港口，另以水雷敷設艦・巡洋艦・驅逐艦集中馬爾達島，以防義國潛艇之襲擊。航空母艦「海爾姆斯號」，已自中國海岸駛抵新加坡，而駐華英國艦隊之巡洋艦「柏維克號」，則已駛抵亞丁港。此外海部並與各外國政府趕辦交涉，俾於必要時獲得各大國之援助。蓋馬爾達島倘遭義國飛機轟炸，則英政府無法覓得船塢以修理損壞之船隻，海部有鑒於此，以爲法國士倫港及法屬都尼斯之瑞德港兩海軍船塢，頗適合英國艦隊緊急之需，爲此不久即將向法國交涉，以期獲得其援助。同時埃及亞力山大港之英國艦隊，亦於二日與英國空軍舉行聯合大演習。

至於義國方面，政府已下令一九零七年級後備騎兵，一九零九年級自動車隊兵士，一九一零年及一九一二年級衛生隊兵士一律入伍。聞當局現正布置西西里島之防禦組織，決將該島各城鎮鄉村分作三種辦法：（一）沿海各城鎮居民，一俟戰爭爆發，應依照預定計劃，一律撤退至義國大陸領土內，（二）鄰近內地之城鎮居民撤退，雖已擬定計劃，但暫緩加以決定，（三）該島中心各城鎮居民仍留原處，概不撤退，此外並聞必要時將派鐵甲列車在海岸一帶鐵道行駛，以防敵方海軍之襲擊。東非方面，聞現有義潛艇十八艘泊於紅海，以圖攔截外國載運軍火戰品入亞之船隻。亞國陸軍當局，現料不日有大批防禦瓦斯面具，來福槍子彈，由日美兩國運到。此項軍火，乃取道距法屬索馬利蘭吉布的東南約一百

七十五哩之亞丁灣中培比拉港運輸，與義友好之索馬利蘭若干部落，現擔任攔截運亞軍火，刻在亞比西尼亞英屬索馬利蘭邊界一帶，嚴密監視。亞當局亦深知若輩之活動，近已捕獲有仇亞嫌疑者多人，青迦鎮已禁止外人入境。法當局現派兵嚴守邊界，以防私運軍火入亞。

英義兩軍在地中海上，已成立對立狀態。論者深恐由義亞衝突演為英義戰爭，則戰禍連綿，愈將不可收拾。惟據法人方面消息，駐法義使昨訪法總理拉佛爾，重行聲明，如英國僅對義實施經濟與財政制裁，則義海軍決不在地中海發難，對英艦隊取攻勢云。巴黎方面以為英政府既聲明不欲有所行動，義政府又表示不攻擊英艦，故法國現不放棄和緩之行動。此間消息靈通各界，皆信任何制裁決不致過分，而促成國際之緊張，故地中海之歐洲糾紛，似可避免云。

五　義國公民總動員

義亞戰爭爆發在即，義國於本月二日舉行全國公民總動員演習，全國頓呈戰爭氣象。下午三點半，義大利全國及海外殖民地所有無線電台，船隻工廠之汽笛，及教堂之警鐘，同時發出民衆總動員之信號。各界人民一千餘萬，聞聲後立即停止工作，熱烈響應。廣播電台報告員，代表當局，公布此舉之意義。謂係以公民表決之精神，向世界昭示全體義國國民，一致贊成討伐東非之決議，及擴張領土之要求。並對一切阻止此種計畫之外國，表示抗拒。凡有房屋窗戶之處均懸有國旗。公共處所並開燈燃燭，火光閃爍全國。黑衫軍民團與現役軍人同着制服，全副武裝，沿路示威，高唱黨國歌，士氣異常激昂。民衆情緒已達白熱化。空中復有無數飛機翱翔，標語口號充滿各地。至午後六時，全國老少男女一律參加示威遊行。自下午四時起，羅馬法西斯黨男女黨員，均集在威尼斯宮前廣場，估計當不下三十萬人，靜候墨索里尼發表演說。至下午六時三十五分，墨索里尼出威尼斯宮前露台，一時鼓掌歡呼聲如雷鳴，墨氏即開始發表演說。略謂：

今日全國舉行公民總動員演習，此種示威運動，即表示義大利與法西斯之絕對團結一致、苟非智力薄弱之徒，對一九三五年之義大利，斷不容加以淡視。數月來，吾人憑藉自發之力量，推動運命之輪，以期貫澈吾人目的，在此最後片刻中，吾人更加速前進，斷不能徘徊卻顧，不僅軍隊而已，全國人民亦且與軍隊偕同前進。吾國人所以能團結一致者，蓋有人欲加吾民以最不公道之待遇。彼國聯不惟不承認義國之生存權利，並且取消制裁，其荒謬孰甚。然余不信真正法蘭西人民願與彼輩合作，以向吾義國實施制裁，余亦不信純粹之英吉利人民，

頭爲非洲國家而流血，蓋非洲國家，乃全世界所公認爲野蠻之部落，而不齒於文明國家之林者也。不寧唯是，一九一五年義國參加大戰，壯士捐軀者六十七萬人，殘廢者二百萬人，義國對大戰之勝利，盡力不可謂不多，但戰後他國分配殖民地之贓物，而僅與義國以分剩之殘餘。十三年以來，吾人雖再三忍耐然重重包圍，愈迫愈緊，必容絕吾人生命而後已。吾人對亞忍耐，已歷三十年之久，今則忍無可忍矣。至未來之緊急事變，吾人非不知之，他國若加吾人以經濟制裁，吾人當以勤勞紀律及犧牲精神加以應付。 他國苟採取軍事步驟，吾人亦以戰爭答覆之。蓋凡具有自尊心之民族，除採取此種態度外，因別無他道也。余今復鄭重保證，余當竭盡一切避免因殖民地之衝突，引起歐洲之戰爭，抑全世界人士當知我國人民表現其精神高尚民族性之偉大，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勞工法西斯之義大利乎，汝其速起！維多利阿佛內多之義大利乎，（按維多利阿佛內多爲歐戰時爲奧軍所佔，後義軍反攻克復該地，）汝其速起！革命之義大利乎，汝其速起！義大利人民乎，汝等其大聲疾，以使普天下人士，咸聞知汝等堅決不可動搖之決心，使東非大軍咸聆悉汝等之戰爭呼號，且使吾人之敵聞之而有所警惕。此何也，蓋汝等之呼號，乃正義及勝利之呼號故也云云。

詞畢，由法西斯黨秘書長史泰拉斯廣播宣告總動員。

六　義亞戰爭揭幕

醞護已久之義亞戰爭，終於三日正式爆發，義軍攻入亞境，並以大批飛機轟炸亞國之阿多瓦（Adowa）。義軍總司令正式宣戰，亞皇亦下總動員令。一幕大戰從茲開始。茲誌詳情於后。

義軍開始進攻

三日義大利駐東非軍隊總司令波諾將軍正式宣布戰爭開始。同日晨間義飛機四十架轟炸亞國北境之阿多瓦與阿狄格拉特二地，嗣又有義機四架，在阿多瓦擲彈七十八枚，當地紅十字會醫院亦被擊中。亞皇對此已有電報告國聯。同時亞方情報，謂在阿多瓦與阿狄格拉特二鎮間進攻之義軍，已在阿迦恩鎮爲亞軍擊敗後退，據聞戰事異常猛烈。另據三日路透社倫敦電稱，亞比亞尼亞之戰事，刻在兩處進行，一在北部義屬索馬利蘭邊界達那基爾省，一在東南毗連義屬索馬利蘭之奧加丹省。關於達那基爾方面軍事消息，據巴黎二日電訊稱，義軍已在茅薩里山附近與亞國非常備軍交綏，死數人，義軍三縱隊已侵入茅薩里山境矣。

亞方宣布動員

關於亞方應戰情形，亞方總動員令亦於三日宣布，亞軍定於十月十二日在狄西集中。亞國並釋囚七千八，送往前方參加戰事工作。亞方對茅薩里山方面前進之義軍，已派軍在烏[illegible]山迎戰。亞京爲預

廟爲非洲國家而流血，蓋非洲國家，乃全世界所公認爲野蠻之部落，而不齒於文明國家之林者也。不寧唯是，一九一五年義國參加大戰，壯士捐軀者六十七萬人，殘廢者一百萬人，義國對大戰之勝利，盡力不可謂不多，但戰後他國分配殖民地之贓物，而僅與義國以分剩之殘餘。十三年以來，吾人雖再三忍耐然重重包圍，愈迫愈緊，必欲絕吾人生命而後已。吾人對亞忍耐，已歷三十年之久，今則忍無可忍矣。至未來之緊急事變，吾人非不知之，他國若加吾人以經濟制裁，吾人當以勤勞紀律及犧牲精神加以應付。他國苟採取軍事步驟，吾人亦以戰爭答覆之。蓋凡具有自尊心之民族，除採取此種態度外，固別無他道也。余今復鄭重保證，余當竭盡一切避免因殖民地之衝突，引起歐洲之戰爭，抑全世界人士當知我國人民表現其精神高尚民族性之偉大，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勞工法西斯之義大利乎，汝其速起！維多利阿佛內多之義大利乎，（按維多利阿佛內多爲義國城市，歐戰時爲奧軍所佔，後義軍反攻克復該地，）汝其速起！革命之義大利乎，汝其速起！義大利人民乎，汝等其大聲疾，以使普天下人士，咸聞知汝等堅決不可動搖之決心，使東非大軍咸聆悉汝等之戰爭呼號，且使吾人之敵聞之而有所警惕。此何也，蓋汝等之呼號，乃正義及勝利之呼號故也云云。

詞畢，由法西斯黨秘書長史泰拉斯廣播宣告總動員。

六 義亞戰爭揭幕

醞讓已久之義亞戰爭，終於三日正式爆發，義軍攻入亞境，並以大批飛機轟炸亞國之阿多瓦（Adowa）。義軍總司令正式宣戰，亞皇亦下總動員令。一幕大戰從茲開始。茲誌詳情於后。

義軍開始進攻

三日義大利駐東非軍隊總司令波諾將軍正式宣布戰爭開始。同日晨間義飛機四十架轟炸亞國北境之阿多瓦與阿狄格拉特二地，嗣又有義機四架，在阿多瓦擲彈七十八枚，當地紅十字會醫院亦被擊中。亞皇對此已有電報告國聯。同時亞方情報，謂在阿多瓦與阿狄格拉特二鎮間進攻之義軍，已在阿迦恩鎮爲亞軍擊敗後退，據聞戰事異常猛烈。另據三日路透社倫敦電稱，亞比亞尼亞之戰事，刻在兩處進行，一在北部義屬索馬利蘭邊界達那基爾省，一在東南毗連義屬索馬利蘭之奧加丹省。關於達那基爾方面軍事消息，據巴黎二日電訊稱，義軍已在茅薩里山附近與亞國非常備軍交綏，死數人，義軍三縱隊已侵入茅薩里山境矣。

亞方宣布動員

關於亞方應戰情形，亞方總動員令亦於三日宣布，亞軍定於十月十二日在狄西集中。亞國並釋囚七千人，遂往前方參加戰事工作。亞方對茅薩里山方面前進之義軍，已派軍在烏羞山迎戰。亞京爲預

爭解決云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接到亞皇通告宣布總動員之電，當即分轉行政院各理事國，行政院主席紀那助已與國聯秘書長愛文諾從事協商。據聞義亞戰事如在十三人委員會完成工作前爆發，則行政院與大會將立時召集會議，行政院將決定，雙方是否有在盟約意義內採戰爭手段之舉，如證明有一方違犯盟約十二條第一款時，（按該款規定，如會員國間發生爭議，勢將決裂者，應提交公斷，非俟裁決，或行政院報告後三個月屆滿以前，不得從事戰爭，）則結果盟約第十六條即將對其生效。又十三人委員會定三日開會，討論制裁問題。緣東非方面，戰事既已開始，則國聯是否依據盟約，立即採取制裁手段，抑或依照原來所採用之程序，仍由十三人委員會依據盟約第十五條起草報告書建議案，自當加以考慮。因而十三人委員會，對於義軍侵入亞國之舉，是否構成未經挑釁之侵略，可否採用盟約第十二條宣布制裁辦法，必須加以討論。一俟五日行政院舉行會議時，則十三人委員會任務即告結束，此後究應採取何項步驟，當由行政院自行決定之云。

七、各國對義亞戰爭之態度

關於義亞戰事各國之態度如何，殊足注意。英內閣於二日開會，法內閣亦於四日開會，皆為討論應付義亞戰爭問題。惟結果為何，尚未得悉。其他，德，美，日諸國皆表示中立，不加干涉，茲誌各方消息如次。

◇英◇

英國內閣於二日晨舉行會議，由艾頓對於日內瓦最近情勢提出一詳盡之報告，閣員對其所採行動，予以通過。一般相信，彼等頗期待日內瓦之發展，所有閣員皆準備應付任何緊急事件，首相與海陸空部長會商，並授權彼等採取情勢需要之辦法。同日下午首相包爾溫與海陸空三部長開國防委員會議，財長張伯倫，外長賀爾，商長命錫曼，殖民部長馬爾康•麥克唐納，內長西門，空軍總司令艾林敦，海軍次長賈斐爾德，及外交次長文西泰皆行參加。聞英內閣會議將訓令艾頓，如義亞戰爭消息徵實，則應請求國聯大會及理事會立即開會。又艾頓於赴日內瓦途中，將會晤法總理拉佛爾，關於英國日前詢問英國地中海艦隊倘遭攻擊法國取何態度之一層，不久當可得法國答覆。此外英國所當採行之另一事，係解除對亞國運輸軍火之禁令。此事內閣決俟義亞正式開戰，當立即照辦。官方人士，以為制裁僅能限於經濟性質，工商界人士，則仍反對對義國斷絕貿易關係，謂足損害多數國家之利益。如不得已，則亦必逐漸進行而後可云。

法

法國內閣定四日開會，三日下午艾頓來巴黎，拉佛爾將與艾氏在法國外交部會晤，討論如對義實行制裁時，英法間之共同立場問題。拉佛爾於出席閣議後，即將赴日內瓦。惟義軍日漸逼進法屬索馬利蘭邊界之消息，已引起此間之憂慮。消日靈通之觀察家，對法國屬地將否牽涉一節，殊爲懷疑。聞法兵現正開法屬索馬利蘭之吉布的，增厚該處防務，但須至下週初始能開到。

德

德國官方現密切注視義亞局勢，據傳國聯擬請非會員國表示關於此案之態度，故舉衆今益注意此事。官方意見尚未宣露，惟衆料德國將遵守希忒拉近在紐倫堡所發德國不欲干涉與已無關的事件之宣言。義軍侵犯亞邊之消息傳至此間時，希忒拉方寓於逵倫堡附近，衆料希氏定將提早返柏林。

美

羅斯福總統二日在加州太平洋展覽會演說，重申美國在他處發生戰事時，始終保持中立之決心。謂美國許多人民惶惶不寧，深恐有若干國重演二十年前之愚妄行爲，而使文化墮落，使全世界復興爲不可能之事實，此種惶慮，實非無故。惟無論海外發生何事，美國終必自由而不陷入漩渦，美國不獨欲有和平，並亦願避免可妨害世界和平之危險云云，美總統此言顯係對義亞戰爭而發。

日

義亞戰事開始，傳英政府擬在國聯行政院中決定根據國聯盟約第六條對義發動制裁定時，即邀請日美德等國參加。關於此說，日外務當局，如持左之見解，並決續採靜觀態度：一，依發動國聯盟約第十六條而行之對義經濟封鎖，經行政院決定時，英政府縱即向日徵求關於此事之意見，日方妨亦難作任何表示。二，國聯縱即決定發動盟約第十六條，非國聯之日本，亦無受其拘束並遵從行政院此項決定之必要，在法理上，乃屬當然之事。又義對亞似將不宣而戰，故不成爲國際法上之戰爭，日方亦無遵守中立法規之必要。三，自日方言，殊不願在必要程度以上，干預歐洲問題，故仍持靜觀態度。

比

比國上下兩院外委會，各舉行非常會議，討論比國對於義亞爭端所當採取之態度。認爲比國簽字於國聯盟約時，係以國家榮譽作保證。故對於盟約所規定之義務，自當信守不渝。因此比國所處地位，與英法兩國同。他日國聯理事會如一致通過對意施行制裁，則比國自當參加此種共同之努力云。

十月四日

中日遠東新問題

歷樵譯

英國保守派刊物「圓桌季刊」最近出版的第一百期載有「中日遠東新問題」一文，Japan in China: The New Far-Eastern Problem討論中英日三國政治經濟問題，內容扼要，足供探討。此文發表又正值李滋羅斯氏來華，故倍值吾人注意。譯者上週曾將此文一部，譯登大公報，玆將全文譯竣，在本報披露，以諗讀者。

一九三五年在中國對於西方國家的外交史上，又展開了一個新頁。四年來日本對華，一直採取積極的政策，到今年六月，華北實際已在其控制之下；她曾向世界表明，改變了遠東的政治輿圖，她又公然宣布，具有管理中國對外關係的決心，凡此一切，全是根據實際的。

自從一九二二以來，在華享有商務和條約權利的歐美列强所採的政策，是根據着一種雙重的基礎——以維持中國獨立爲目標的所謂領土完整方針，以及太平洋的集合安全制度，而它的根據，又依仗着海軍比率所造成的人爲的均勢。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一中國雖曾發生內戰和紛擾，但是華盛頓條約所造成的局勢，始終還能維持一個輪廓。自從九一八以後，連續發生了許多事件，於是把這種局勢打破了。中國的完整既被破壞，和中國完整有聯帶關係的太平洋的均勢，也就跟着消滅了。

爲因應一九三五年改變的情勢起見，我們不得不探求一種新的理論和政策。

一、日本政策與中國對它的反響

要表明現在遠東的局面，莫如就把它看做一種日本的新形勢。華盛頓的方式現在已經是失效了；現在西方國家想和中國發生新關係，就不能丟開日本。中國完整的這個名詞已喪失了它的意義，這不僅由於滿洲國的產生；因爲現在的變

動，已遠越過了長城的界限。

但在解釋這變動的時候，滿洲國的產生有兩種結果是很重要的。第一，在遠東的均勢中，俄國的因素是減弱了，蘇聯出賣中東路以後，她的勢力已經退出滿洲。三十年來一向有引起戰爭可能的潛在原因，由此一旦消滅，俄國東向發展的一個表記，已爲日本所吸收。日俄懸案，現在雖然是很多，諸如界務問題也是難題之一。但是中東路的談判已把日俄戰爭的或然性大大的減少了。日本的地位也因此頓強了一倍；她既然把在戰略上對俄的界線推進到滿邊，於是她便可以自由對華。日俄關係的緩和，等於日本撤除了中國精神上的一種防衛和抵抗力。

第二個結果，就是對華陸上國界的成立。日本勢力西及於察哈爾，於是中國北部的國境，受了日本的包圍。日本陸軍今後在陸上所盡的職務，將與海軍的傳統職務一般，用着去防備外力干涉日本的對華政策。日方勢力在內蒙的擴張，切斷了中俄的腕連。這是日本包圍中國政策的一部，和日本對付其他太平洋關係國的形勢，極有重要關係。

日本對華的態度，在某一方面是很矛盾的。根本上，日本的態度並不是一個外國對待一個附屬的民族，日本對於中國人的了解是西方人決不能做到的；兩國具有共同的文字，對於西方抱着共同的興趣，日本自身也曾對外作領判權等種種的讓予。日本對華，現在雖然十分嚴厲，但是將來她如果願意和中國發生一種相安的關係，那是很可能的，真正熟悉遠東問題的西方人，對於這一點並不否認。不過要做到這一步，毋寧要仰仗日本方面的忍耐，而非中國的屈服，已往數年中，在某某省，甚至已發生這一種能以相安的關係了。

在某種意義上，日本的對華政策，可以看做她要中國接受她的領袖地位的一種企圖。最初她試用勸誘的方法；後來因爲受了華方的輕視和規避，於是日本又用强力去壓迫中國，接受她的霸權。可注意的，就是這種手段竟成功了。最近日本又因華北問題致，促中國於六月十日頒布睦鄰令。不久又有「新生」事件。日本用威力壓迫的結果，取消了中國的排貨運動——這件事，就是在情形很激昂的華南，也達到了她的目的。這是中國精神上顯著的崩潰。現在中國主要的態度，就是不抵抗。

從另一方面觀察，是和上述有些矛盾的。從前日本對於在華通商和投資，是隨着英國的步趨，對於關稅問題，她也和西方國家態度一致。日本在華具有雙重地位——在通商和投資方面，她和其他西方國家需要同樣的安全；同時以亞洲領袖的資格，她在太平洋又另具有一種「使命」，她的對華

關係和其他西方國家是不同的。

日本對華的一般目的，可以從她的經濟政策上看出來。日本目前的緊張，是受眞正的經濟壓迫促成的。她依賴輸出製造品的程度，日見增加，這更可以証明她的缺乏原料。日本軍部對於日本需要擴充的解釋，就在要管理資源，他們以爲這種需要具有兩種理由：對於工業的原料，如果仰給外國，日本將要干冒經濟的危機；在戰時，她的原料的來源如果被截斷了，國家就有覆亡之虞。滿洲事變後，因世界輿論指摘的結果，日本所覺察的孤立的情感是增加了。因此，日本更不能不顧及她在戰略上的目的。

日本對於原料的需要，日見增加，從她已往十五年中對華貿易的數字上，就可以看出。和日本的輸出總額比較起來，中國爲日貨的市場的重要性，比較的有減少的趨向。但是她從中國輸入的原料的增加，比較對華的輸出來得更快，這種輸入在她的總輸入額之內，占着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日本對華的經濟政策，綜括起來，計分三端。第一，在今後一二十年中，中國爲消費品輸出市場的重要性，將比較的減少。第二，中國爲原料品來源的地位，重要性將比較的增加。第三，如果中國工業的發展，沒有管束，很有成爲日本工業的勁敵的可能。關於第二點，我們可以從二十一條開發中國富源的條款裏，可以看出。我們從現在日本敦促中國政府，在冀魯兩省種棉的方案中，更能看得明白。關於第三點，日本對中國工業發展的態度，從日本對一九三四年中國修正關稅率加以壓迫的事件裏，我們可以看出。結果中國減少了棉紗的入口稅，給予中國的紡織業一個打擊。中國單純的輸入製造品，以一九三〇年爲歷史上的第一次。日本對華的輸出，一向以棉織品佔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在已往十年當中，日本對華的疋頭輸出，雖然增加，但是棉紗却驟然減少了。去年關稅率修改之後，這種趨向或將停止。現在日本對滿的經濟政策，也遭遇着同樣的情形，她不得不管理滿洲的工業發展，以避免和日本的工業發生競爭。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發表天羽聲明，公然宣布日本要求有否決西方對華作財政援助的權力，這宣言發表之後，震驚了全世界。這政策宣布的近因，起於國聯專家計劃在中國中部與西部進行建設的事業，辦理這種事業的經費，預計由國聯主持，向外國徵集投資。我們按理論講，這種活動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在實際上，政治的原因却頗占重要，從內政方面說，這是歐美留學派的抬頭；從對外方面說，這是反對與日本和解各分子的結合。日本對此的反響，抱着一種憤激的情緒，以爲這是西方國家侵入中國的內政問題，並且參加

在中國中部建築一種抗日基礎的活動。

自從今春上海發生銀潮，接着討論到由英國發起，對華借予外債的消息以後，這問題再度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因此李滋羅斯爵士代表英政府，到遠東視察。日本對於由英建議給予中國財政援助的態度，在最近的東京「朝日新聞」裏，可以看出。該報關於對華舉行國際借款，或是在長江流域進行國際建設事業的問題，發表了下列的意見：「日本的觀點以為日本不應該與英美處於同等的地位，在中國合作。惟有日本被承認做領袖的時候，她纔應該考慮合作。」

日本怎樣纔能達到她的目的？她怎樣纔能夠支配中國對於西方的關係？她怎樣纔能夠阻止英美採取片面的行動，或是在國聯主持下，採取行動？

日本對華的傳統方針，就是讓中國當局有力量，給予他們實際的讓予權，而不至於强到可以拒絕這種要求的程度。她現在的政策就是減弱歐美派的力量，並且運用中國政府和日本合作，使反對派屈服。三十年來，這是日本的傳統辦法；她常選擇她所擁護的人物，她的趨向毋甯贊助各省自治，而非中央集權。今夏的華北事件完全是和這種政策契合的。他們所關注的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察哈爾問題，那是對蒙問題的一部。第二是冀主席的問題和該省和中央的關係的問題。這是日本間接控制中國的一個例証。華北事件可以反映出日本偏向於中國各省的自治。把溥儀的政權延長到長城以南一事，似乎是不會發生的。日本政策的目的，在間接的控制華北與中部；至於直接控制中國本部，在目前還不會實現。

利用她在華北的地位，以及她在中國內政上所占的勢力，和各省間的均勢情形，日本對於中國當局，可施以一種不可抵抗的壓迫。日本在華南的勢力雖比較不甚明顯，但是她在福建的地位是已經根深蒂固了，桂粵兩省也有日本代表的蹤跡。

二、太平洋全局的展望

日本對華的局面，於英國在華的利益，可以發生各種不同的影響。在日本的壓力下，中國當局於今後數年中，或將不得已而許給日本若干的讓步。一九三四年的修正關稅案就是日本施行壓力而取得讓步的一例。第二步驟，日本或將代英人而取得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職位。在另一方面，這種讓步也許是一種消極性質的，如採取反對英國或他國投資的擴展，以及減弱現有的投資。日本用這種手段，就可以對於西方國家對華的財政援助，實現她所聲明的否決權了。

中國情勢，和整個的太平洋國際問題，是不能分開討論

的。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我們對於遠東的觀察是以國聯和華盛頓條約為根據的。現在國聯在遠東已經不是一個政治的因素。我們談話再不能根據「門戶開放」或是中國的「完整」了。世界是改變了。日本現在的地位，把華盛頓條約中關於中國的條欵，變成了一個空洞的公式，不但在滿洲是這樣，就是在中國本部的大部分也是如此。

我們倘使說上述條欵還有甚麽價值存在的話，那也只能用它做對付日本的一種國策的工具——它再不能被看做是大家同意的太平洋安全制度的一部了。簡單的說，英國在强權外交上遭遇到一個新問題，西方人所主持的日內瓦和華盛頓的條欵，現在已証明不能穩定一個大體上是屬於遠東方面的局勢了。日本在山東的歷史就是一個例証：她按照華盛頓條約而撤兵；但是她用了一種間接管理的方法，在那裏恢復了她的勢力。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從廣義上談起來，可以看到一種動向，倘使我們對它不加以制止，那末三十年後，英日兩帝國或將發生直接的衝突。英帝國重要資源的生產地，如馬來，婆羅洲和澳洲全橫亙在日本發展的途中；爪哇雖不是英國的殖民地，也可以打入上述各地之內，因為它在戰略上的安全，顯然也依賴英國海權的保護，並且該處如煤油等各種資源的開發，也有英國資本大規模參加。在日本獲取原料的亢進食慾以外，還有輸出製造品的競爭，日在增加，於是在中國敵對利益的緊張情勢，也就日甚一日了。在海權問題一方面，英國所關切的有海軍比率問題和新加坡軍港問題；還有實際能否和美國成立一個西太平洋海軍協定的問題，以保護菲島的獨立為目的。

前途的困難和危機是很大的。美國現在的態度似乎贊成退出西太平洋：她將於十年後退出菲島，代替和英國的海權協調，美國的傾向是在東太平洋維持她的海權的孤立，以大艦隊慰安她一向對於太平洋國防的傳統情緒。所謂困難者在此：而危險就含孕在不能克服這種的困難上。這是眩耀軍力而缺乏實質的通常危險。美國政策動向的加速，增加了日本的孤立之感，這對於遠東是有特別危險性的，英國的主要關切點，就是在減少和控制這種動向。

英國對於太平洋，採取一種與日本爭衡的勇敢的和代價昂貴的政策，為英帝國全局計，是否為最良的辦法，不在本文論列的範圍以內。這一種大政策，一部分至少須根據對於中國現勢的考慮，這種現勢對於英國在華利益的影響如何，這種利益的性質與疇範，以及對華問題所應保衛與推進的可能政策。這一些是應列於本文討論範圍以內的。不過在這廣

汎的問題中，有一點應該特別重視。現在英國對日不論採取什麼海軍的和政治的政策，但是想中國問題能得着一種永久的解決，英國最後必須成立一種太平洋的廣汎政策，對於擾亂日英關係日見增甚的經濟難關，能和日本成立一種諒解。要完成這一種諒解，惟有㈠向日本確保她所需要的原料來路的安全，㈡管理世界輸出市場上英日相互間的貿易利益，以及㈢籌畫一種審愼的辦法，以調整英日兩國對於在華投資和通商政策的關係。

三、英國在華的賭注

我們把目前英國在華的賭注，研究一下，也可以得到同一的結論，並且可以給我們一個英日諒解可以實現的希望。現在英貨對華輸出的數額，每年平均只約値一千五百萬鎊。所以英國在華的賭注，毋寧是屬於投資方面，而不在商務。據公認的數字，英國對華的投資額約爲英金二萬萬鎊，這龐大的數額是一世紀來經營的成果，英國所經營的事業包括礦業，用英國資本創辦和英國工程師築成的鐵道，煙草的製造和售賣，煤油的推銷，龐大的不動產以及大規模的輪運公司。英國經營的輪運業，雖然遇有許多的困難，但是現在仍居任何其他國家在華的同樣經營之上。

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跌落到一個很低的水準，在最近將來，中國似乎不易成功一個消費市場，這種趨向，發現已久，是十分明顯的。倘使沒有外資旺盛地常川輸入，中國的市場將來能否有甚麽進步，那是很可疑的。就近期觀察，我們不把中國看做一個消費品的主顧，我們毋寧把她看做一個可供投資的市場。因爲外國在華投資的特殊情形，以及華方對於外人一切活動所持的態度，所以在華的任何大規模的投資，不得不在財政問題以外，兼且顧及政治問題，在現時情形下，對華舉借任何外債，必須由外人管理其抵押品的財源收入。談到此地，我們又要顧到日本在華的地位。縱使英國不顧日本的反對，而對華投資，這種舉動就不得不牽涉到政治問題。最後的分析，還須看英國在遠東的實力地位如何。

這問題可以用另一方式，簡單地敘述一下。日本的政策和她在華的新地位，今日已成功英國對華貿易和投資的威脅了，英國想保持她的賭注，並且發展他的對華商務，就不得不仰賴新的資本，輸入中國。日本反對英國——實際任何西方國家——發起對華投資，因爲她眞心害怕西方國家援助中國，從事開發，以至於損礙了她所認爲她自己的主要利益。在另一方面，日本自身也是輸入資本國家之一；已往她雖然

處於一種矛盾的地位，對華輸入資本，但是她大概是不能繼續這樣做的。她毋寧贊成延緩在西方協助下的中國經濟的開發，而不願意中國經濟發展，以至於和她的重要利益，發生衝突。

如果把問題按照上節那樣地陳述—因此，柯迪斯氏著作的「中國資本問題」一書，The Capital Question of China by Lionel Curtis又給我們一種新的意義了——那末在整個情勢當中，我們就可以發現一個主要的有希望的因素。日本自身遲早是需要外國資本的。她將要逐漸地感覺困難去用資本擴張她的對外貿易，她對於滿洲需要資本，當日本仰賴中國的資源的程度增加的時候，她更需要資本去開發中國的資源。

再進一步講，在日本對於世界市場的輸出逐漸達到飽和點之後，她更將注意到拿中國做日本工業的尾閭，想這樣做，更不得不發展中國的經濟，她想達此目的，更非仰賴新的投資不可。所以從遠大方面觀察，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毋寧是和日本的利益契合的，不至於發生衝突。

在一九三五年的新中國，英國顯明的目的，就是能達到一種地位，在日本協助和甘願的同意之下，並且在中國的合作和充分的保護之下，可以利用西方資本，開發中國的資源。日本在華立於一種雙重的地位，一方是亞洲的領袖，一方是列強經營對華商務的同伙。英國顯明的利益就在增强她的同伙的地位——在可能的安全程度下，把英國的商務利益和日本的打成一片，並且勸說日本，從遠大的眼光着想，最良的政策莫如接受西方國家做上海偉大商務機構中的一位同伙，並且共同協助中國，從事開發。

英國對於中國方面，又應該怎樣做？上述的策劃，是否有喧賓奪主，越俎代籌之嫌？談到此地，我們遇見了一個整個的複雜問題：中國今日本身是否具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他們是否能自身締造成功一個西方式的進步安定的國家？對於這抽象問題的準確答案，不論如何，事實所昭示我們的就是，英國現在遇到了一個現實的情勢，在目前還不致發生問題。據現在全體的佐證觀察，中國雖有國族主義以及憎惡和畏懼的種種勢力，但是日本的地位已被承受了，似乎不至有甚麼强烈的反抗。雖則如此，但是代表中國的安定建設的最大勢力——在和日本可以順利進行的某種程度下——還準備着為西方國家保留一個地位。倘使中國能維持這種地位，那末她或許可以避免完全依賴她的近鄰的導演罷。

阮髯與燕子箋

黃魯珍

阮圓海所譜之燕子箋傳奇，昔爲人所不屑道，蓋以阮人格卑污，爲衆惡所歸，故對玆篇擯棄其在藝林之地位也！

秦淮聞見錄載有碧梧夫人句：『柘枝舊譜唱當筵，部曲新翻燕子箋。』則當時風尙，燕子箋固已屬梨園新聲矣！惟吾人所欲指出者，厥在燕子箋之『情節』，豔麗，奇怪，實獨擅其場！全部以一燕子爲綱領，中間離合悲歡，狡詐欺虞，即小說家言，亦難描摹其曲折情態，傳奇間固可多也！夢鳳先生跋語：『曲文雋妙，尙存元人餘韻。』洵非過譽，然全部四十二齣，于霍都梁酈飛雲華行雲團圓聚會之後，己做其煞尾矣，孟嫣（霍酈華三人中間之牽合者）卻上唱：

你看燕子又飛來了！

凝眸回睇，餘音繞梁，白香山的佳句：『回頭一笑百媚生』其滋味可于此中聆之！不過我們不是做書評，像這些怨不能多說了。

圓海旣善度曲，譜了很多的傳奇，（燕子箋爲其傑作之一）但阮以當時所謂『逆案』，不齒士林，因而所有著述，大半有爲而發；而淸流派的產物——如桃花扇傳奇，又爲反阮而作！唯阮非甘心作小人者！即以桃花扇序言觀之：『嘗怪百子山樵(圓海號)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眞面目示人，……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人過，然而淸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盡，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游至荆棘銅駝而不顧。』圓海末路，最遺人以口實者，亦在關於燕子箋一節，錢澄之（明遺臣）髯絕篇：『作歌勸會飲，羣會飲必醒，爭言梨園技，南來耳髯名，（按圓海當時有髯號）髯起頓足唱，勞髯皆家伶！』這寥寥的幾句，却包括了圓海這麽一段醜史：圓海降淸，從北軍爲前驅，帳中諸將，聞其有燕子箋劇本，問能自度曲否？阮醜不爲恥，即起鼓板頓足而唱，諸將北人，不省南曲，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似此商女不知亡國恨，圓海誠衣冠道盡，不知恥羞爲何物矣！戴名世書其隨淸軍踰仙霞嶺赴閩事，尤使人哭笑不得：『……大鋮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跋涉苦？吾等先踰嶺，而公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鋮艴然作色曰：吾雖老，尙能射强弓，騎壯馬，且盛朝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喟然慨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鋮下馬步行，趫捷如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秃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按圓海即死于此行）圓海行徑如是，其爲人不齒，非無因也。

蘇聯外交陣容的鳥瞰

胡道維

蘇維埃聯邦在外交上，每每以務實主義自詡；換句話說，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石，便是布爾雪維克所謂的一種客觀的馬克思觀點。蘇聯外交方針近年來的變化，也只有用這種說法或公式才能加以充分的解釋。因為此項方針的更張，是很足使人驚詫的——看起來幾乎是國際間的矛盾現象了。在過去三年之內，蘇聯政府從堅決主張修改凡爾賽和約的態度，逕直走上了竭力欲維持該項條約所形成的歐洲國際現狀的立場了；並且在比較更近的時代——步英國的後塵——又從擁護軍備縮減的主張，逕直走上了支持法國安全論的政策了。這兩種變遷的動機，與慫恿英國政府出以同樣改變的動機，是同出一轍的；簡單一點說，就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不滿意現狀的人們快將他們的空談變成行動了；如果他們不遭遇別人的阻止，戰爭的爆發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與大不列顛國家一樣，蘇維埃聯邦乃是歐洲的一部分——然而又不是歐洲的一部分：俄國人自己談到歐洲的時候，口頭上總以為歐洲另是一重天地；但是他們却也很知道，設歐洲大陸一旦發生重大的衝突，他們是極少有避免漩渦之希望的。歐洲和平的希望，現在就是要看蘇聯與英國如何努力使一般不滿現狀的國家對於它們頑戰的決心發生深刻的印象與認識而為轉移了。

經過了若干的艱難困苦與動搖變遷——並且這些困難與變動，至今還未完全成為過去——蘇維埃聯邦已于既往三四年內，恢復了帝俄時代所喪失的世界強國的地位了。蘇聯政府要將一個龐大而退化的國家，同時加以社會主義化，同時又加以工業主義化：這種空前的偉大努力，自然遭遇到不少的艱難，自然花費了不少的締造；然而今日的蘇聯却已具有強大的軍備國防與充實的工業設備—其潛在的勢力不過剛才為世界人士所開始察覺而已。蘇聯政府在動員俄國博大殷富的自然資源上，最後總算是得到成功了。我們只拿飛機建造一項來說，根據美國最有成績的專家所提供的佐証，蘇維埃聯邦現方開始大量的生業—其範圍量數有非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所能望其項背的。因農業集團化運動而引起的食物匱乏，

至今尚未完全克服——特別是肉品獸油類的缺少；但是俄國現在已有麥料的充分供給——麥料是俄國人民的基本食品——那是近來麵包票制度的取消所業經給我們証明的事實了。

蘇聯制度的鎖鏈上最軟弱的一環——無論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抑從軍略的立場來論——便是運輸。共產黨全黨大會於一九三三年歲首關于這個問題所舉行的異常坦白的辯論，頗能表示：現在雖有許多新公路與鐵道將建造工程在進行之中，而各線鐵道的本身至多亦是僅言維持；至于路基與車輛之任何改良，一時是不能期待的。雖然如此，自從那一年以後，鐵與鋼的出產已經倍增了；據現在俄國政府的聲稱，待至第二五年計劃完成（距今尚只有二年餘的時間了），至少全俄一切重大的幹線便均已躋于近代化的領域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一般美國技術家——他們都曾蒙俄國政府予以特殊便利而對蘇聯飛機工業加以極精詳的考查——在計算蘇俄生產力量上是確實可靠的話，蘇聯國家不是不會戮力「從牛車一躍而至飛機上去的」：無論在客貨運輸抑在軍用運輸，都不是不會日漸趨重於空中運輸之一途的。

蘇聯去年加入國際聯盟，不能不說是一個凶年內的一個吉兆；對於國聯日漸陵替的威信，確有相當之彌補與規復的效力。俄國人在日內瓦的勢力，毫無疑問的是一定會熱烈誠摯的使用在維護世界和平一方面的；而且蘇維埃外交之直接的坦白詞令，對於曾經阻害國聯過去行動之綜錯複雜的手續程序，或者也將有清理洗刷的功用吧。

近一年來，屢傳蘇聯與法國已訂有軍事協定的消息；這種消息與數年前紅軍和德國「國防軍」結有秘密盟約的傳聞，一樣的不能使人相信；據普通人的揣測，今日的俄法一如從前的俄德，至多也不過只能有一種規定，遇有某種事變時，兩國應採相當共同行動之初步協定而已。及至素主親俄的法前外長巴多在馬賽被刺，拉佛爾繼任外長以後，俄法結盟的希望更覺遙不可期了。但是在本年五月間經過李維諾夫與拉佛爾在日內瓦及巴黎兩度會談以後，所謂俄法軍事互助條約突於莫斯科宣告簽訂成立了。這次結合的直接導因，只有兩個：一是德國擴軍的猛進，二是東歐互助公約的擱淺。雄飛突起的希忒拉在三月中旬不出一個星期之外，竟將凡爾賽條約第五編空陸軍限制條款撕得粉碎；德國重整軍備固然已是既成的事實，但是公開的片面的毀壞條約，畢竟使列強驚惶失措；而斯特賴薩的三強會議，除對德國表示道德的責讓并在日內瓦設立一個空洞的制裁委員會以外，把希忒拉無可如何：結果，德意志的世仇與新怨自然的感覺彼此間有一種不可抵抗的作合力，于是不顧一切的一蹴而結為軍事同盟了

。此外，東歐互助公約原為列强——尤其是法國——所計議之集團安全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又因為法國外部對於莫斯科履有東歐公約未解決前不成立任何其他協定的諾言，所以東歐互助公約幾成全歐安全制的先決問題了。但是嫉俄特甚的希忒拉不僅自己要站在此項計劃的當前，而且還曉使蘇聯毗鄰的波蘭來加以阻撓；所以醞釀頻年的東歐公約計劃，自是迄無成就的陷於難產了。於是俄法兩國不得已而思其次，暫舍多邊的互助公約而不談，退而訂結雙方的同盟條約：一方可以予凌轢無前的希忒拉以相當的逆襲與顧慮，他方仍可以希望由雙方同盟條約推廣而成為多邊互助公約——厥後幾不旋踵而有俄捷同盟條約的締結，而有俄羅同盟條約的擬議，這都是同一個線索上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說俄法的軍事協定乃是變相的東歐互助公約。

至於俄法軍事互助條約的內容如何，這是墨瀋未乾的新事實，我們用不着詳加以贅述。李維諾夫從前說過：互助公約與軍事聯盟有兩點重要的區別，一就是前者對於凡願接受其條件的任何國家都是容許加入，而後者是有假想的公敵而富于排他性的；二是前者只規定有限制的共同行動，而後者則規定有百分之百的軍事合作的義務。準如此說，俄法互助條約似乎是與大戰前的軍事聯盟制大異其趣的：一則因為它不曾明白的指定某國為其假想的敵人，而且並不禁止兩簽約國與其他任何國家在相當條件下結訂同樣的條約；二則因為該條約的軍事合作行為是以簽約國之一國的被人侵略為先決條件，而其是否有被侵略的事實，又是以國聯理事會的判斷為依歸與根據的——所以有人說俄法條約是敷設在國聯機構以內的同盟制度。雖然如此，我們對于該約內容及國際現實一加細察，立即便可以發見上述兩點特徵完全是虛無縹渺的：非但條款中有視德意志為其假想敵國的濃厚涵義，即就希忒拉年來之怨懟俄法與反對東歐互助公約乃至任何互助公約的公開態度而言，第一點的區別已可以說全無發生效力的餘地；誠然，侵略的判別是賦予國聯理事會之手的，但是簽約國于理事會未經宣判之前，或於理事會已經宣判為無侵略事實之後——一方按該約本身的規定，他方憑自主國自由行使主權的通則——仍可以由磋商協議進而實行軍事的援助，然則第二點的區別又告取消於無形了。所以如果我們姑舍去外表的法理而專論內部的現實，則俄法互助條約便是大戰前軍事聯盟制度的復活——那要算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了。

那麼，這個實際的聯盟條約對於歐洲全盤局勢又有什麼影響呢？第一，蘇俄自加入國聯後，已與普通國際社會恢復了正常關係，那就是說已經成為普通國際社會之一員；俄法

互助條約便有堅定蘇聯在普通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的效力——至少暫時的使蘇聯與普通國際要形成不可離異的關係，而確切的走向資本的國家主義（以別於共產的國際主義）的外交路線。第二，俄法親交，本缺乏深厚的背景，在某種意義上還可以說是偶然的事實；蘇聯之加入國聯，是法故外長巴多的功績；但是他的後繼者拉佛爾，對于法俄合作，實在沒有他的熱誠毅力，所以蘇俄在日內瓦方面與法俄關係上，定將感覺巴多喪亡到最深刻的程度。第三，德法兩國爲世仇國家，已有幾百年的歷史——那是不用說的；就是希忒拉之對於蘇俄，也是自上台以來就採取盤馬彎弓的態度：自倫敦經濟會議以迄于今，希忒拉已屢次向英國方面自告奮勇的表示，願領導反共的十字軍，討伐蘇俄；今俄法條約既直接間接的以德國爲仇讐，自然只有使這種敵對心理深刻化與尖銳化了；希忒拉于五月二十一日對國會作外交演說，對英國各項希望如天空公約等一體全受，對法意及中歐問題則相當的堅持其反對的心理，對蘇俄及東歐問題則更表示極度堅決的仇視態度——這無非是一面徵實俄德關係之日益冰炭，一面想拉攏英國而拆散列强共同壁壘的意思：可見俄法條約所引起的德人反感之深而且切了。第四，英國之抑德助法，雖說是近年餘來的新策動，但是只要法國在大陸上的優越地位不至達成危險的程度，英國也是不會一時作這種新策動的；惟是法國自法意協定與法英協定以後，經過斯特賴薩會議，在西已與英意彼此提携，在南又已與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同盟互相結合——同氣林立，進退已綽然有餘；今再益以東歐强大的蘇俄，與之締結軍事互助的同盟，未免使不能忘懷大陸均勢的英國，有些惴惴不安的感想；英外相賀爾七月十一日的外交演說，固然已經表示唐寧街十號的外交方針尚未離開斯特賴薩的立場；但是暫時的與法俄表示疎遠，却并不是意想以外的動向——本年夏季的英德海軍協定，即此異動之具體而大的表現；所以說俄法盟約的效力，一面固然是增加了兩簽約國在英人目光中的重量，另一面却亦有使英國政府對歐洲均勢另予估價而暫與俄法表示隔離的趨勢。

自英德海軍協約以來的歐洲局面，日本人呼之爲「轉換期之國際情勢」：促成此轉換期的最大機因之一，便是我們所論列的俄法軍事互助同盟條約。這個條約當然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個劃期的文件。

蘇聯外交關係之另一角，便是與遠東日本的關係。蘇聯與日本的關係，在以往三四年之中，往往陷於極度緊張的狀態。蘇維埃的焦慮在一九三二與一九三三兩年的春季裏，可以說是已經達到牠的最高峯了；因爲依他們的推想，日本是

準備要在那個期間開始敵對的行為的。雖說美國之承認蘇俄稍有減除莫斯科恐怖心理的趨勢，而德國與波蘭的互不侵犯條約之締訂，却又有掀起蘇俄戒懼情緒的影響了：因為自此以後，俄國在東西兩面的疆域上，都有同時受敵人夾攻的可能。兩年以來，世人屢有日德之間已成立秘密軍事協定的宣傳；據說，普通軍火與化學戰爭的工具，都有從德國輸往日本的可能；並且德國航空技師亦將被聘往日本，以便訓練日本的軍事飛行家：凡此類消息，克里姆林(Kremlin) 都是以雖疑猶信的態度對之；而蘇聯報紙之表示驚惶，却是屢見不一見了。

但是在最近一年的光景，日俄之間的緊張關係却已有減縮的徵兆。兩國政府經過了長久而困難的談判以後，終於達成最後的協定——將中日合辦的中東鐵道由蘇俄單獨的讓渡于「滿洲國」。時至今日，俄國人士心理上頗能相信：至少暫時的，日本的目光是會南向而傾注於中國之本部，而不至於北轉以覬覦蘇聯之濱海各省的。他們也不一定就想到，日本會要佔據中國其他的領土；他們相信三島人士確是在對中國採行一種和平貫穿的政策，從而希冀在此四萬萬人之大陸國握有其經濟的與財政的支配權。

雖然如此，莫斯科政府對于日本在內蒙平原上之和緩而堅定的進步，現在仍然是以不懈的態度視之。蘇維埃軍事權威方面以及一般新聞家，業已屢次的宣稱：現在日本在「滿洲國」與熱河所建設之新鐵道網，是不能以純經濟問題來證明其為合理的——最後必然的有一種軍略上的效用。雖說與「滿洲國」沿黑龍江流域之北陲疆領相接壤的蘇俄西伯利亞鐵道現在差不多完全是已經敷設雙軌，但是蘇俄的軍事權威者，仍然很感覺到這條鐵道是極容易受「滿洲國」的猛突進攻而被其截斷的。但是在此以北有一條平行線——從伊爾庫斯克以西中部西伯利亞，直達鄂克斯克海(Sea of Okhotsk)，再延長而至於伯力——現在是幾近于完成之日了。這條鐵路差不多是在陸戰隊伍所能襲擊的範圍以外的；而且又因為其地域的特殊性質，也沒有遭受天空轟擊的多大危險。雖說日俄間的緊張形勢現在已見和緩，但是蘇聯政府對於日本的用意仍似沒有切實的保証：俄人所極注意的互不侵犯條約，現尚為日人所蔑視，而未克成立；其他兩國懸案——諸如北滿漁權問題，滿蒙邊境爭執，俄滿邊界勘定問題——亦殊乏迅速解決的途徑。因此，蘇俄在遠東方面所駐紮之少數勁旅——將各地方後備隊與邊境警備隊計算在內，總額也恐怕不能超過二十五萬人；不過他們具有一個很強悍的飛機隊，並貯藏有大量的軍火，以及一切近代作戰的設備——在將來的若干時期間，或者是仍然要維持其現有的力量的。今日國際間的蘇維埃聯邦可以說是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之下，儘量在圖謀充實自己的國力，整飭本身的戒備。

龍城守美劉文華團長兼贈顧司令脩之 有序

赤寇踞大庸為巢穴，以不得逞於沅陵，改道攻桃源，下之，逼鼎城，掠近郊殆徧，進乃取石慈，凶鋒迴鼓，一任披猖，又蹂躪及桑永，而龍山城亦大陷寇圍中，劉文華者，鎮筸英挺有為之少年，今顧代師長修之之團長也，領一軍守龍城，寇衆猛攻，山搖谷撼，劉久經劇戰，沉毅自若，笑語城下賊曰，，來來，吾行取爾首矣，振隊一出，縱橫盪決，當者靡不立斃，然寇終過多，而吾過寡，乃嬰城自保，日必數衝架，寇又百計仰撲，諸將士分嚴垛口，每蟻隊，或梯攻，必反抵射殪之，會彈盡糧絕，兵大饑，日一粥求不飽，殺馬煮革，城人皇皇，劉慷慨諭衆曰，寧人不盡死，有一槍在必不使龍城輕落敵手也，日夕堵擊，歷時凡兩月，人莫不竭忠勇，援兵聞且集，士氣更壯，飛刃挺銃，拚死一激戰，寇乃不支，大崩潰，前後又夾擊，在在扼險地要之，如火燎毛矣，免睢陽之陷，置諸死地而生，登籌城以觀，問又勁敵何弱，與戴旅長季韜力保沅陵，非皆大有光簡史耶，長言歌之，聊下一杯酒，乙亥初秋日。

野狼隊出天門峰，一夜桃花殘雨風，鼎折石傾桑根拔，上下漊澧江波紅，彭蠻故殿三摧毀，龍城報已圍十重，劉郎侹侹奇年少，屹立城頭抱刀笑，身是筸人卒筸卒，來來勿爾口狂哨，蠢起交綏怒衝決，蹋啞蛇縮驚鐵鷂，烏合蟻屯終寇紛，火丸穴噴梯衝雲，劍光指處當者靡，片堞敎休尺寸爭，九前九卻羣舌咋，此真顧家虎頭軍，（劉隸顧部，顧素號驍果，諸將士皆能打死仗，人有虎頭軍之稱，）晨角夕持兩踰月，日一食難覓不得，水粥野菜和根咽，馬殺已空煮鼓革，男兒忍饑爭氣勝，快刃取飽敵頭血，白雲燒赤烈焰高，野角風亂旗不搖，飛鴿有書自天下，（中央獎犒金三千元，糧彈若干，皆運由飛機擲下，）平明一令千呼豪，更番迭戰援漸集，（顧本部及周旅譚代旅又鄂湘皆有兵會援，）左谷右嶂山合包，尾追方急前伏起，攻崩如山如退潮，頭顱亂擲拚手健，三千赤屍橫青郊，（是役斃卒陣亡約千人斃匪三千人）試吾短銃吾匕首，殘魂餘悸烏鼠逃，寸書捷傳到東海，老夫狂醉分異采，子弟欣又重破賊，山川幸餘霸氣在，燕然之銘筆吾待，先造銃歌當奏凱。

湘西晚秋居士田星六初草

介紹新貴州

艾蓮

作者前年七月由平赴黔，去年七月到滬，曾寫「如此貴州」一文，刊載「獨立評論」(第一一七與一一八兩期)，內容敘述作者在黔之見聞，無一非傷心慘目。今年三月，作者因故回黔，居住四月，這一次之見聞，與去年迥異。去年貴州可謂黑暗世界，今年則已重見天日。朱毛竄黔，黔民雖受擾害，但倘無朱毛竄黔，則中央勢力，一時不能達到，黔民何從解放。朱毛竄黔，中央軍追踪而來，蔣委員長又躬蒞貴陽，貴州軍事與政治得以改進，因禍得福，黔民無不慶幸。我新近由貴州出來，所以把貴州的近況向讀者們報告一下。

剿匪聲中之安順

這是四月初旬的事。共匪竄到貴陽附近，在觀音山與國軍激戰，我正在安順。安順在貴陽之西二百里，是貴州一個大縣，也是一個比較殷實的地方。安順之于貴陽，就像上海之于南京。南京政府沒錢用便到上海找銀行設法，貴州政府沒錢用便到安順找商家籌捐。所不同者是：南京政府借了上海銀行的債要還，貴州政府捐了安順商家的款不還。上海的銀行可以賺南京政府的錢，安順商家祇有大吃貴州政府的虧。結果安順近幾年變成一個外強中乾的縣城了。共匪在觀音山與國軍激戰，觀音山距省僅有五十里，省城雖是人心惶惶，倒底還有蔣委員長坐鎮。安順風聲鶴唳，一日數驚，少數駐防軍隊準備開跑，縣長僱好了二十幾名伕也打算逃之夭夭。有一天安順忽然聽得觀音山的共匪被擊潰，向着西路逃竄，全城驚亂，人心動搖，大有禍在眉睫之勢。共匪來去莫測，行止飄忽，大家想逃却不知逃向什麼地方去，所以率性不逃，坐待未來的不測罷。那夜城中官民憂心惶悚，澈夜不眠。第二天晨光曦微中，中央軍由東門進城，越來越多，在東西兩條大街逗留片刻，接着又出西門。軍隊不斷地來，不斷地去，人們站在街旁巷頭商店門前靜悄悄地看着。那時大家是歡悅，是懷疑。歡悅的是中央軍來了，大家有了保障；懷疑的是他們何以不住下來，又往什麼地方開去？由清早到中午，由中午到黃昏，由黃昏到夜半，仍有許許多多軍隊穿城來去。後來不僅出西門，有的出南門，有的出北門。到這時

候，大家漸漸地明白，這些軍隊是開到四方去布防的，安順可以無慮。說起這些軍隊來，那是一幅悲壯的行軍圖，令人一見印象，永遠不會忘記的。他們一個個風塵撲面，服裝敝舊，身上佩帶的是：鎗，彈，毛毯，斗笠，電筒，手溜彈。有些穿着便服，背着槍，纏着子彈。有些彷彿是兵，却又擔着鍋爐，行李，糧食等，行軍特別忽忙。大家緊張地向前邁進。大家一打聽，知道國軍日夜奔波，每天要走一百四五十里，如是已經三四個月了。由贛而湘，由湘而黔，入黔後更由東而北，由北而南而西，有時連吃飯時間都沒有。走疲了，隨便倒在地下就睡，幾個月不得沐浴。那天安順百姓知道剿匪軍是來保護他們的，所以特別表示歡迎。在大街上有許多人家安置了大桌，自動地做好了飯菜，請國軍進餐。那天夜裏開到的軍隊，大概是不曾奉到長官的命令，叫他們前進，所以便在街旁憩息下來。第二天清早，我起來跑到街門口一看，他們已不知去向了，祇見馬路特別的乾凈，問及別人，纔知道是他們臨去時自己打掃的。那天經過安順的軍隊有三四師人之多，然而社會秩序，一點不亂。老百姓們不斷地稱贊中央軍的紀律。

二十五軍的蛻化

貴州七八年來受二十五軍的統治。去年賀龍蕭克竄黔，是二十五軍勢力動搖的先聲；等到朱毛主力西竄入黔，即爲二十五軍「壽終正寢」的時節。二十五軍的勢力是由周西成樹立起來的，一線相延，直到最近。本軍裏面，復分派別，王猶兩次火併，民衆所受損害甚巨。去年蕭賀竄黔王猶名雖合作剿共，實則貌合神離，各不相謀。迨朱毛主力西竄，二十五軍各部隊自知力不能抗，早存「不抵抗主義」之心，侯之擔部駐守遵義，一聞朱毛快到，便將遵義刼掠一空，棄城而逃。王家烈駐貴陽部隊聞亦想效法，所幸中央軍在貴陽危急之時開到。中央軍七八師人開到貴州，中央又任命薛岳爲貴州綏靖主任，這便是黔局變化序幕的開展。王家烈猶國才等至此對中央亦不得不俯首聽命。王氏被任爲剿匪軍第二路第四縱隊司令，猶氏爲副司令。朱毛由古藺方面竄回，不幾天竄抵桐梓遵義，黑神廟一戰，王家烈部傷亡甚重，軍精損失不少，朱毛乘勝猛進，竄到貴陽附近，在觀音山與滇軍激戰，觀音山距貴陽僅五十里，這時省城人心惶惶，莫可終日，幸有蔣委員長坐鎮，同時又得滇軍忠勇善戰，卒將共匪擊潰，向廣順方面竄走，渡花江河經盤江入滇。當此時節，王家烈部調到黔西駐防，不知因何原因曾與川軍發生衝突。王氏在黔西，因部隊不聽調遣，且聚衆向王氏要求發餉，同時蔣委員長派侍從主任晏道剛赴黔西，授意王氏自動辭職，王氏看

形勢不佳，使於四月初旬拍電請求辭去本兼各職，並親到貴陽謁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當任命王氏為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調行營服務，嗣隨張漢卿飛漢，不久又去北平。

王氏走後，他的部隊由何知重收編。二十五軍軍長一席，蔣委員長未委他人充任，剿匪第二路第四縱隊司令由副司令猶國才升任，另任命何知重為副司令。二十五軍的名目到此無形消滅。貴州軍隊現已完全改編，何知重部被編為一百〇三師，柏輝章部被編為一百〇二師，吳劍平部被編為一百二十一師，沈九成部被編為二十五師，蔣丕緒部被編為新編第八師，各師皆歸中央節制，軍餉由中央發給，按每師每月一萬元。蔣委員長通令，黔軍不得截留稅款，也不得就地征發，違則軍法從事。黔軍一向漫無拘束，現在不能不講紀律了。上月何柏兩部被調入川，何部道經安順，曾有一度不穩，後經第二路軍參謀長柳善由貴陽趕到安順，召集官兵談話，又由地方籌款三萬元，纔告無事。前幾日報載何部已抵四川萬縣，柏部已抵四川涪陵，猶國才駐節安順，吳劍平部在安順修築飛機場，沈蔣楊三部在黔北黔東駐防。黔軍將領中如何知重柏輝章吳劍平等皆精明能幹，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切實覺悟，效忠黨國，這纔是他們的正當出路！至於中央軍現在留黔的部隊有多少，作者不甚明瞭。據聞軍紀的良窳，也頗有參差。自薛岳率部追剿共匪經滇康入川，貴州綏靖公署先由陳誠坐鎮，殺黔軍將領周日庠一事，人心稱快。陳誠去後，貴陽現由顧祝同主任坐鎮。

新省政府成立

中國政治是跟着軍事走的，軍事發生變化，政治是無有不起變化的。貴州的軍事既歸中央節制，所以政治也由中央把握。四月中旬任命吳忠信為貴州省政府主席，曹經沅李仲公葉元龍譚漢溪牟貢三周恭壽朱庭祜王徵瑩等為委員，曹兼民政廳，李兼財政廳，葉兼教育廳，譚兼建設廳。新政府人物有的是政治名宿，有的是經濟教授，有的是鑛學專家，有的是地質學家。老實說，這一般人物比舊政府那一般的人員高明得多了。他們的政治成績如何，要待將來事實的回答，現在不便有所評論。新政府五月一日接收，五月六日成立。吳主席宣佈施政方針有三個步驟：一為軍事時期，二為善後時期，三為建設時期。新政府成立後，一切都有新的動向，久處苛政的黔民無不屬望。但有一種現象不大滿人意，那便是用人的問題。用人以才乃是事業成功的條件。中國各種事業辦得一塌糊塗，原因固然很多，用人不當便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歐美各種事業講究「科學化」「合理化」，注重「效率提高」。中國近一二年已有人注意到這些，但在一般用人上面說，依然免不掉「親戚」「同鄉」的關係。貴州新政府成立之後，外省人絡繹不絕地到貴州去做事，其中尤以安徽人和廣東人最多。所以在貴陽隨時可以聽得「貴州亡省了」

「貴州是安徽人廣東人的殖民地」。這種說法當然不對，不過新政府既負有建設「新貴州」的使命，而貴州對于中國前途所担負的責任，又非常重大，即如最近丁文江先生把雲貴看作中國的「堪察加」，足見貴州地位的重要。新政府為完成它的使命計，為着中國前途的打算，我們希望新政府，多聘請專家或技術人才到貴州去，而少用鄉親。

金融與財政

貴州本是一個貧瘠的省份，有句俗話叫做「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這是形容貴州山多人窮的兩句話。自鴉片開種以後，貴州每年賴此輸出，以作鹽，布，用品等輸入之抵償，社會經濟尚不感受若大的破綻。不過近兩三年來，情形太壞了。政治黑暗，官吏貪污，共匪竄擾，鴉片銷路不暢，種種原因使得貴州經濟瀕於破產的地步。中央軍未入貴州之前，貴州金融恐慌達於極度。商家比期的交付，簡直不見現金，祇見期票的飛揚，期票僅僅是一張紙，沒有它的實質，這一點大家都明白。但市面現金枯竭，不用期票，彼此的賬目無法可以劃消，這一點也是大家所明白的。所以大家都用期票，你騙我，我騙你，相互維持一個空虛的經濟局面。中央軍入黔，帶來了許多鈔票，貴州的金融得以活躍起來。然而鈔票之為害，貴州人民本來是領教過幾次的，這一次大家樂意接受，實在因為社會金融太枯竭，不用鈔票，便無其他的籌碼了。現在在貴州行使的鈔票名目很多，有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明，長沙，江西……等行的鈔票，各行的鈔票在市面上的價值，並不是實足通用，普通是作九折或八五折行使的。中央農民在貴陽設立分行，兩行的鈔票拿到兩行去匯，可以平匯，例如匯至上海，在貴州交一千元，在上海仍可取一千元。其他銀行鈔票拿到中央分行或農民分行去匯，每千元要取十五元的手續費。至於貴州的財政，那是與貴州經濟有連帶關係的。貴州經濟衰落，自然影響到財政的收入。貴州近年財政收入有五大來源：一為特貨通關稅，一為禁烟罰金，一為鹽稅，一為田賦，一為百貨稅。蔣委員長到貴州，目擊貴州人民歷經兵燹匪禍，窮苦不堪，乃通令取銷禁烟罰金，並豁免二十四年度田賦。五大來源斷了兩條來源，財政收入減少許多，但黔軍軍費完全由中央發給，財政支出至少有同樣的減少。所以新政府立成之後，吳主席的談話，貴州財政雖然枯竭，本年度收支可以相抵。財政當局的表示，二十四年度收入可達七百萬，行政費每年可增至一百八十萬，教育費可由三十萬增到八十萬，建設費每年可增至一百五十萬。這是樂觀的說法，實際貴州財政本年度能否如當局之所期，恐怕沒十分把握。祇就收入的重要來源特貨通關稅而言，前途不見得樂觀。貴州特貨的大消場有二：一是漢口，一是梧州。梧州現在還積存的特貨在五千擔以上，沒法出售。漢口特貨價值跌落，水災為患，百業受其影響，特貨自亦難免。特貨消路不佳，特貨出省自必減少，稅收亦隨之減少了。要之，貴州財政在最近期間，恐怕仍是免不了困難，財政困難打不破，其他所謂建設都是沒有希望的。

薊密觀秋記（上）

第一部 平遵途中

徐盈

起首

今年天氣異常，在北方雨季期中，降水量格外稀少，似乎是長江黃河兩流域的居民和土地，已把北上的雲頭阻止着，任它踐踹和衡刷。正因爲這種原故，筆者才能在中秋節前的半月，在處處叫旱的聲中，踏着乾燥的砂土，壤土，腐植土，和往歲充水泛濫而今年乾乾地沙河，走了大與通州，三河，薊縣，遵化等屬於薊密區的各縣來觀秋。據人說，往年這時光，平地上的低地是一片汪洋，而國道上也油油然流着碧水；至於山中，則水洪在大卵石上咆哮，擾得人對面都聽不清講話。這景象無論如何今年是看不到了，筆者却得到了烈日下流着汗水，滿地印着高粱的瘦影，一步一步地踏過去的幸福。

自北平至通縣

說來已經是秋涼時光了，但天氣反而熱起來，雖在清晨，迎着朝日走到齊化門時，人却有了滿頭的汗。更向前進，出了城關，馬路旁的河柳底下有了陰涼，回頭望望，那所整齊嚴肅的城樓是埋藏在灰塵裏，嘈雜聲浪附着灰塵的顆粒向四方散去。

這一條國道比較還爲旅客所稱歎，是新添了點黃土，表面很平整，且有護路隊方才灑過水去，使人感到北方也有了可誇的公路。其實，這不過是作爲近郊的一種點綴，十八里外，過了大王莊，路身便又高低不平起來，平鋪着若干條過車的泥脊梁。再東向，路與農作物平列，已經找不出一點人工修飾的痕跡了。

沿路河柳成行，濃陰舖地，兩旁川下成水道，想必是在築路時掘土所成。這一帶土質黃色，近北平一帶，微有沙性，近通州處，則純屬黃粘土，此種土質，近來市價每畝約在六十元上下，在加入腐植質及糞肥後，爲最上等的經營農作物的土地。

當離開北平不遠時，突然聽到一陣陣緊密的排槍聲，筆

者下意識地悟到這或是「青紗帳」裏的埋伏，但看到路人安靜靜地走着一些也沒驚惶時，探詢一下，才知道是美國兵在苗家地野營打靶，苗家地本屬舊旗地，面積極大，除美國外，各國皆有時在此地野營，尤以美國兵存留期最長。這一帶的洋車夫都有說英語的風尙，而美國兵的浪漫多金的行爲，更使他們目眩。據說最近周圍新修了一道長牆，因爲槍彈飛射，時常在闖傷人的事情。

大地上佈滿了待收穫的夏稼，以玉蜀黍，高粱，粟，豆的大宗。間作地塊千奇百怪，除普通一般習見的各種作物與豆類間作外，竟有用玉蜀黍和高粱間作的，如果不是因了缺苗後來補種的原故，那便眞是成爲一個最大的笑話了。

由於這裏土質很好，過去芝麻種得很多，後來因爲價錢不能提高，而土質又斫傷太甚，近年便自動停種了，彷彿替代的作物是種棉花，因爲只有棉花在市場上還有較好的價格。這僅僅是屬於近通縣處，在這一段四十里的長路上是看不見一塊棉田的，一般人還沒有植棉的習慣。

在通縣植棉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便是因爲此地候雨播種，因而收穫期變遲，在霜降期內，尙有將近一半沒有開裂的青色棉桃，要摘下來放在家裏，候它開放，這是一件極麻煩而費工的事。如果當地能解決了地乾或鑿井的問題，播種的時期提早了，那麼植棉問題也就解決了。

沿路上，豐碑巨墓，時有所見，可惜除了雜草叢生外，便是改種了農作物，破壞了全部勻稱的局勢。其中殘存漢白玉石牌樓石碑最多的地方，要屬個家墳(?)，這些石頭曾經售出過，並且用了二百元，後來賣主反悔，便又作爲罷論。說起這話的人，便爲買主抱不平。

無線電收音機已深入農村，太平莊便有一個很觸目的天線。當國道平行鐵路時，又看到雙橋電台的六個鐵塔偉然豎立，這都是二十世紀的產品、在十八世紀的農作生產方法裏，顯然異樣的不十分調和。

近通州，八里橋一帶，已然有人在收割高粱，是先把稈在近地一尺處斫斷，平放在地上，另有一人專來剪穗，然後穗收在大筐中，稈則分別束起。

八里橋建築極可讚美，類似北平北海旁的石橋，兩岸蘆葦蕭蕭，有紫色穗，風吹作響。過橋後，再向東行、不久就見通州西門，上有石刻，字爲「神京左輔」。

通縣記事

在通縣，計劃要看兩個地方，一個是潞河中學，一個是民衆教育館，前者的農村服務部和後者的民衆教育部都是頗

有成績的。

潞河中學在南門，面積為南城西半部，有一道長長的圍牆連城牆也圍繞在裏面，城內方有西人住宅，城外方是所點的中小學校。當通中學的路上，且在城牆上另開一門，有校警守衛。據說，在長城戰役時候，飛機每天在人頭上威脅，於是人們扶老攜幼都擠到學校來，連護城河的狹坡上也滿滿地擠滿人，希望得到外國人的庇佑。老實說，這裏眞是通縣城內的另一小天地。

在城牆跟下，是一所鷄場，自從燕京大學農場解散後，鷄舍一部分便移在這裏，鷄有來杭蘆花等鷄，雌雄分離，以免濫交。據他們試驗的結果，本國蘆花鷄的產蛋量並不弱於來杭白鷄。

過河，是一個果園及苗圃，為昌黎美以美會所設立，果樹種類頗雜，黑棗樹尤多，黑棗即君遷子可以為結柿砧木。土質鹻性極著，因使苗圃木內的油松生長情形不佳，而側柏則極好。據說這一帶地方本來是墳地，自從劃歸教會之後，經過長期整頓，才有現在的規模。果樹方面，他們試驗用杜梨結平果，其結果仍得待異日的實證。又，玫瑰香葡萄，在此時生長也極良好。

養蜂，過去在通縣也有一陣熱，但現在是過去了。蜜源植物為洋槐，芝麻，秋季因無大面積蕎麥，所以過冬亦成問題。目下，蜜價和糖價是一樣了，再沒有蜜中摻糖那種假事了。

另外，秋天是潞河農村服務部活躍的日子，農忙之後，他們向例是要開一個農產品展覽會，再往後，又辦識字農民讀書班，期限為兩個月，給農民以應有的常識。這完全是美國教士帶來的辦法在中國北部說，潞河的農村服務是一種頗有歷史的工作。

出潞河向東北走，為潞河公園，有水一灣，植紅蓮，開花正盛。中部為建築物，名為「民衆教育館展覽部」入內，祇有雜誌三架圖書千餘冊，新書多商務出版者，展覽物品的玻璃櫃現在完全是空的，在街上曾看到廣告說，他們也是在徵集物品來開一個農產品展覽會。展覽部對面為閱報室，報紙份數不少，北平天津報紙皆可當日看到，來乘涼及看報人亦多。

民教館總館在「東倉」旁邊是軍部。館址面積不大，裏面也有一所閱報室。在最後有大禮堂一所，可以供較鄭重的集會，這是較為估優式的地方，因此，有些戲劇便在這裏上演。當筆者到時，主持人員因公外出，所以沒有聽取一點實施辦法，而僅是一點印象如上。總之，因了靠近北平，或許

在人材上頗有便利的地方。

通縣過去因運糧河關係，商業曾大大繁盛，現在因了交通上的關係已大不如前。雖然，它的最後一點繁榮還是得靠着這條河，還可以使火車每天運來幾次裝貨回去。

城內有西塔，爲貞觀時所建，城內關於這個塔的神話極多，譬如通州是水上一孤舟，塔鎮着它不使它遊走之類，只是以它作爲城的一個標誌。

自通縣至三河

出通縣北門，直趨浮橋，出城後便可以看了水影，那是過了黃金時代的運河。這正是清晨時光，有些驢垜子正滿載着水果運進城來，聽說城北有個「枯柳鎮」，那地方有不少果園，通縣的水菓有一部份的來源從那裏。

直奔三河的大路，先過了運河的內河的浮橋。內河的水來自北平玉泉山，河身大半被淤積得剩了一線，有漁人正在那裏設網捕魚。外河因係發源於山水，形勢較爲闊大，但水深亦不過達人腰部 ，吃水量較深一點的船隻便沒有法子行駛。

駛船人把船載客過外河。這裏的橋得要等到秫稭下來之後才能建築，目的不是爲了行人，而是爲了汽車的通過。將來行人過去，雖不被要船錢，却是要給些橋錢的。正是爲了錢，船夫在大罵一個洋車夫，他撕破他們的陰私，「你不要以爲你們作的生意密不透風，那個人不曉得跑北平的洋車夫運私酒，四十里地四毛錢，帶個客人不過搭搭脚，容易拉進城，哼，……」洋車夫却不響地走去。

這一路很平坦，路身也並沒有低陷。地表沙質極爲顯著，玉蜀黍，高粱極多，而大規模的，一望無垠的純粟田，也極呈壯觀。顯然的是這裏的土地分割並不過烈，所以人們還能保持一點整齊的地塊來耕作。大面積的種植有時候是比零星式的種植，經濟了不知多少的時間與勞力。

有些地方因爲太卑濕，爲便於排水，便將粟三行作一區，別留約兩行寬狹的面積來排水，也有些低地在種上稗子，黑黑的穗子，烏鴉鴉地一片，有如多病年的麥田，黑穗病連接成一片。

最有趣味的要屬那細長稈子垂着大穗的高粱。這作物遺傳的變異極大，在一塊田地裏仔細觀察起來，僅就籽粒而言，就有種種姿態，紅粒種，白粒種，亮黑粒種，紫紅粒種白黑粒種，紅白粒種，紫灰粒種，若就各部形態仔細分辨，更多堪使人驚訝，值得讚嘆的變異。這實在是一件最美值得欣賞的藝術品。

到燕郊，又過了一次河。這道河通寶坻縣，稱富桿河，是牛欄山的水下來的。河身較運河寬闊，有很大的冲積層遺留着，今年天旱雨少，有三分之二的河底暴露在日光下，都是走一步要陷下半尺深的沙窩，有些農作物已經侵佔到河身邊部，是高粱和豆以及禾本科的雜草和蒺藜，沒有花生，高粱桿高不過二尺多，生長情形極劣。

是的，這一方的多沙地帶，天太旱，多是莠而不實，看起來雖然是高高茂茂，但其實不過三四成年境而已。

有些拔了玉蜀黍的地方，留得閒作物的豆子舖地，豆有大豆，紅豆，黑豆等，叶子却是枯黃憔悴，若是此後，沒有雨水，誰也不敢企望着比柴草更多得一點什麼。粟子也是形態不同的分佈大田，據一般人說，粟子至少要有一百多種樣子，有些大穗垂着沉重得可愛。 地邊上的大麻子生長極佳，竟有丈把高的尺寸。芝麻也曾略略看到，只是沒有一點棉花。

到近夏墊鎮處，有一塊田地是粟和蕎麥來混植，筆者對於這塊地上出神許久，感到十二分的興趣，但看那蕎麥生得很密，又不像是野生，難道粟的收割時，便不怕蕎麥被踏毀嗎？

再東行，作物情形仍多類似，多數田地皆未收割，有些地方正在摘玉蜀黍，也僅限於少數。途經不毛地兩處，面積很大，類似受過水淹。還有一個果園，以梨樹為多，旁有白楊數十株。

七十里，自通縣到三河。城垣破壞不堪，北門上石刻「京東重鎮」字樣。這天正是初七日，為縣內大集市，一條正街上，人擁擠得如潮水，牲口連接長嘶，熱鬧非凡。

靈山及栲栳山

三河縣城北十五里處有靈山及栲栳山。官方曾在這裏植林。

這一帶仍是黃土區，道路凹下，隨處可見斷層，有些地方是表面有一層腐植土，而下面仍是黃土。作物仍是玉米，高粱，豆子，粟等，其內有間作，有混作。混作是筆者暫擬的一個新詞，譬如在這一帶已經看見棉花，但在棉花田地裏，却有高粱和芝麻，這種耕作方式，至少也是為一個有經驗的老農所不讚許的。

到李村，過河一道，這河當地人稱李村河，但在地圖上稱「泃河，」合「洵河」及東門「錯橋河，」共稱「三河，」這也許就是三河縣之所以名三河的原因，河水不深，也是因為今年較旱的原故。

這一條路同時是去平谷縣的大路，一途上，行人牲口絡繹不絕，是筆者走路以來的空前熱鬧。平谷縣是河北東北部的水菓匯集區，有些商人坐莊收買，一些市價都是由那裏制定出來。明天正是那裏的大「集」。有些果區的果子，如魚子山，靠山集，黃厓關等地的果品都集中在那裏。

十五里，不多時就到了，遙遠便看到禿禿的山，廟，和山下巨大的響楊樹，這兩巨樹，年齡至少在百歲以上，爲山下百株園河的河柳叢中的最大標誌。這不過百餘尺的石山，便是靈山。靈山的北部就是栲栳山，山更童禿，岩石都屬於震旦紀。

靈山南面有木牌，寫明爲造林區，同時並在下面條列着村民護樹的懲獎辦法。所植樹株爲榆樹，北部亦有側柏，成活數目不多，山的上方榆樹成矮生灌木，或許是因了風及放牧的結果。這山上最繁茂的野生樹種要推酸棗，纍纍地結着紅實，叢繞着山路，這，要愧殺人工植造的樹種。

山頂有個塔，南面可看娘娘宮，偏北則有觀音殿。向北看，則又在在重山中看見盤山的一個有樹山頭，黑壓壓地異於禿山。山下部，由流泉匯集成河，河水九曲，在河柳數百株的掩映之中，益見淸幽。這一帶是一個大黃瓜園，到秋天則又是一個大白菜園。現在正好看見定植後的白菜如滿盤排得整齊的圍棋子，有一定的行距與株距，無涯的展開下去。實在是三河的出產大宗。

下山後，順流泉曲轉，水淸見底，河底砂石閃鑠。村人自稱此地黃瓜因水分關係，長可二尺許，如在架上折斷，立刻將傷口結在一起，仍然能夠癒合。至於白菜，則在六月種，九月收，菜多外走。

沿途亦見有稗子分佈。稗子一物，穎大仁小，若爲純籽粒，味極香美，但普通農家收後，係全部磨碎，穎片與籽粒混於一起，蒸作窩頭，在冬天與玉米粥佐食。特別爲人多地少農家，更喜用這作過冬食糧，因爲冬日農閒，只求果腹，不求生熟作工的原故。

三河縣最有名之粟品種名「寶地高」，產量最豐，係無芒種，穗長大而密緊，粒圓而黃潤，有光澤，稈高約三尺強，唯在穗部過大時候，有喜倒伏的傾向。蜓蝙山一帶河地，產粟頗有名。

棉花田地不多見。據說，平谷縣以東棉花地極多，本地因了種棉獲利較大，也有試種的趨勢。自從長城戰役以後，華北農產改進社也曾來此作農村貸款，與提倡植棉。在三河，約四十多個村子有了信用合作社。利息是一分五厘，實取八厘，其餘爲公積金，每人至多可貸金五十元。這事件，開

始曾引起若干概望，到後來，爲了低息和方便，便都組織成功。這類合作社，便是如陳公博氏所說，「共用借款，沒有合作」的例子，農民們實在沒了解合作的眞意義。至於植棉的提倡，則沒見顯著功效。

人稱北山一帶礦產爲白土及紅土，前者爲化石粉，後者可以作染料。至於獎福山，則產煤。

自三河到薊縣

出三河縣東門向東行。這時日光初上，光芒四射，不能平視。城外土地極沙，後變垠土。沿路作物仍以玉蜀黍，高粱，粟，豆子，等爲最多，一般農家種這類作物，目的是爲得自己食用，多餘下來才要賣出去。至於芝麻，花生，和大麻子，不過是爲添補點衣服和零用，沒有更大的企望的。

到錯橋河，有大擺渡船在渡客，旁邊有木架三列；一架在長城戰役時焚毁，一架是新裝，等到秫稭下來，就可搭橋，另一架矮矮地木椿，那是日本兵設的浮橋，追踪過來所用後的踐跡，筆者在此，望望滔滔的黃水，看看殘毁的木椿支柱，心裏想着壯士的血。

在石碑村有半里遠的長藕坑。晚蓮正在開花結實，這樣晚的開花結實除了受氣温限制外，今年雨水來得太遲也是一個主因。這地方的蓮藕多運到夏墊，再轉通州和北平出售。

段家嶺，是一段高地。有礫石和黃土，這是三河和薊縣的分界處。本日正是有集，嶺上熱鬧非凡。這一鎮市的長街稱七里，到了房屋盡端一個小廟處，便看到薊縣鄉村的特徵，有了高高地守望更樓，薊縣的民團的成績在長城戰役裏已然充分發揮出來。近來，長城的匪部正是在第二區界內對峙，若不是像這樣有組織的民衆，也許更要橫行無阻了。

仔細在大地上分辨作物分佈，也是根據農人多年的經驗有了一定的程式，粟總是高燥沙地，排水也要好。白高粱在濕地易生高稈，結穗不大，所以濕低土地總以紅高粱爲多。豆子不需施肥，到處都可間作，單純種植地却少有。稗子却是越在水地越法暢茂。此外，農家也有一個相當的輪作，除了秋麥是必種的之外，別的作物，一年一換。如果秋天實在沒雨，秋麥不及趕種，那只有等候春麥。秋麥生活八個月，春麥生活四個月；前者每畝收穫中數爲八斗（每斗二十斤），後者僅得前者的半數。論性質，春麥麵粉黏，作餅最宜，但農家非至萬不得已，不種春麥。

今年三河縣在三月十二日遇了一場大風，農作物和正開花的果樹都受損傷。幸而後來跟着來了一場雨，苗稍得蘇，才微微挽回一些絕望。到現在估計可收二成到四成不等，但

薊縣，則因爲比三河多得一場雨，本年秋收可望八成。

這一帶，每年只要過了芒種，便不能再播種，農諺說「過了芒種，不可强種！」便是這道理，秋天到了，處暑種白菜，白露種大葱，秋分種麥。各有各個的季節。

到邦均，是薊縣的大鎭之一，兩端都是磚砌高大門樓，上供眞武大帝，遙遙相對。這裏本是昔日去東陵的御路之一，商業也因此得繁榮，但現在是完全隨着整個的不景氣而崩潰了。

沿路見卜內門肥田粉與白地藍字的仁丹廣告極多。前者價格很廉，每元可得十斤，種菜園的人已然普遍採用，將來也許距離都市稍遠的地方，爲了糞的缺乏，會在一種正當的方法下來使用的，因爲目下養豬造糞還是賠錢。

筆者曾和一位老年人領敎農民担負及收入。他說這裏自耕農和半佃農佔多數，佃地有交錢交糧二種，交錢又可分春秋二季交納，普通價格春交錢每畝二元，秋交錢每畝二元五角。一個有十畝地佃出的人若是秋收租，每次年二十五元，再以三分利放出，轉眼之間，便是三十多塊，現在，因爲糧食不値錢，地主多半是改用交錢的辦法了，至於一個自耕農夫，每畝普通農作至多不過收入八元，支出爲糞洋二元，工食洋一元，種子器具洋一元，捐稅一元，能餘二元即屬好事。農諺說「大口小口，一月三斗」，不論剩下多少，一吃便完全了事。根本就沒有儲餘。

近薊縣處路上漸多白楊樹，近水砂處尤多，遙望北部羣山，大有可觀。砂地植白藷很多，這也是農民的主要食品。土人告知這一帶砂土多由盤山沖刷下來。在五里橋等處，沙土尤厚。因是，天氣稍旱，作物即不能支持了。

到薊縣，遙見白塔寺的白塔。進城門盤詢甚嚴。城東西三里，南北三里，有兩鼓樓。城北有因利種植園已然荒廢。近聞薊密區殷專員已派人在烟台學種菓樹，明年在這裏將要有一個新式菓園的經營。城外還有一所林塲，也已經被斫伐。

筆者將要在薊縣花費幾天功夫去三十里外的盤山去看樹，那是屬於平東最大名勝之一，這，將要由另一篇專文來記述。

自薊縣到遵化

從薊縣去遵化，這條大路是有了人工開鑿的痕跡，因爲路是愈上愈高，要翻過兩重最大的高坡這裏路爲了斜度是凹陷下去，兩旁壁立的土壤剖面却顯得十分淸楚。

向東行，左右都是山。人是沿着左方的山麓，所以北面的山峯比南面的連山來得高大而淸晰。若在淸晨時光，太陽

出來，望遠山，是有一重白茫茫地霧氣擁罩着山根，只有童禿的山頭在反光。這完全像大滌子的潑墨山水，渾厚，沉着，迷茫，毫無障礙的連串起伏的山，使人的心胸廣闊了。

若在一個觀樹者的眼睛裏，這却值得發沉重的嘆息。連串地踏過了一山又一山，沒有一個山上有顆樹，看那種沖刷情形，似乎自從原始森林破壞以後，便沒有人想到來植樹，逐漸的，灌木消失了，雜草不長了，土壤流走了，以至於遠望着，山頂上縱橫地佩着白帶子，那便是因極度刷洗所露的岩石。

正因爲這種情形，所以一到「三伏」天，北方的雨季，只要遵化有點雨，那麼大路一定浸着水，農作物的損失更不可計數。就是這一路上，有些地方的農田還帶着被刷洗過的痕跡。同時沿路又經過了不知多少淤着砂石的小河，這景像，不可諱言的是禿山所造成。

高地土質爲紅色，路旁有巨炕還積着滿佈紅綠藻的死水。路邊沒有一顆樹，是近馬伸橋了，那裏有了柳樹楊樹而土壤也變爲有腐植質的黑色，這一帶的農作物因旱的原故，生長並不十分好。大部分正在收割。

收割時期是一個農事的衝鋒，一家人老老幼幼，帶了牲口和狗，都要到大田裏來工作。收穫的次序是這樣，玉蜀黍先收，先砍棒子，後斫秫稭，其次收粟及高粱，再後爲豆，至於芝麻和白諸都可以稍遲些不礙事。薊遵途中，多了一種新作物，就是旱稻，東半部，由石門到薊縣，種得很多，西部走路時，也偶然看見。

旱稻，當地土名京子（？），在顆粒一點區別，京子比水稻長而不圓，水稻多圓而不長，前者的油分大於後者，且膨脹力大，只是產量不及水稻（僅爲一担上下）。當地有名品種爲蚊子嘴，銀絲稻，大粒白，小粒白，大紅芒。其中以銀絲稻品質最高，而以大紅芒抗抵力最大。當地當稻缺株時候，多補玉蜀黍。

在路上缺水缺樹，有樹的地方總是村落。

有些收割早一點的人，已然把地耬好，並且把糞堆得像小墳頭似的平勻地散佈着。這一帶地方人們喜歡把磨得細粉似的糞堆屯在路邊，以備使用上的便利。

到石門，全城以石塊築，堅固異常，位置於兩山之對脚處，形式極爲險要。門內有大集市，此地因近馬蘭峪關係，戒備已見嚴密，這地方據說是清室的「白路」通過地。市上滿貼「日商坂本當舖今天開幕」的招貼，其當舖設在一客店內。無論何物，只要是換某一種物品都可作質物，只是沒有現錢。

過石門還有七十里到遵化，這一長途共一百四十里。陸續又過了三四條充砂的小河，有些地方水雖小，但流得非常湍急，赤着足渡水，被迫擊得不能移步。只好是等待重載的車輛通過時，搭個脚，被送過去。沿途上根本便少行人，所以沒有人想到在這些小水流身上作點主意。

等到俗稱密井的「一井舖」，特警和民團戒備更嚴，這裏離匪，只有二三十里地的光景。這一帶土地貧瘠，生長欠佳，特別是豆子因受旱的影響已然全部枯乾。

因爲兩岸太高，走了這一百餘里長路，總感到自己走的路子，不是河溝，就像河道。

遵化記事

遵化這縣城完好非常，雖然北半部劃歸興隆縣，但仍然不失爲一等縣的地位。這一等縣的繁榮構成，是依賴於三種商業即糧行業皮貨業、和口業。到今年，糧行已經關得一家不剩，皮貨商因了長城外的來源斷絕，便由近二百家的數目落到三十餘家，至於口業，是專作東陵一帶百餘里沒有店舖的地方的雜貨供給者，現在因爲已經換了另一面旗幟，因而把這個「鐵碗」又行打破。這樣以來，遵化的繁榮便日趨沒落，有些爲賬所累而不能迅速結束的大店舖，只得貢點福助牌的鞋子來敷衍門面了。

遵化因爲多山，有些菓木出產，如盧家溝的福益農場，達志溝的達志農場，前者以蘋菓及葡萄有名，後者却以栗梨稱。又兩處山頂上方密植油松，北方的造林計劃很可以向那裏取法。在城外則有建設局設的苗圃。

在遵化北門上面懸有二匾，上方是「畿東第一樓」，下方是「燕山叠翠。」城外東半壁劃歸龍泉公園並在造林。在公園的後半部便屬於那建設局的苗圃。題名爲「農業推廣所。」在院外方是花園，有菊秧和月見草的圍籬。路兩旁則種植着大蛇目菊。中間並有一個花壇的栽植。

所內北部密栽魯桑，生長情形極好，也許因爲不曾採叶飼蠶的原故。南部有果樹如桃梨等，森林苗圃有油松，色樹，臭椿等，油松畦內，野草滿佈，限制幼苗生長頗巨。再前進爲萊菔田其中間作棉花。又，玉蜀黍及粟亦有種植。

另有布克夏豬舍及來行鷄舍各一。

這一帶居民——特別是婦女，頸下垂肉瘤者極多，不知道是水土關係還是其他。

尾結

薊密區，自從近來長城沿線的匪部，借着紗帳起的時候，左右騷擾以後，道聽途說，已然成爲一個「謎」。筆者本着多踏一點「中國土地」的願望，在種種繁瑣盤詰中居然達到了遵化。本來是想去密雲的，奈以種種客觀阻礙，不能成行。

「我看見我的房子頂了」，一個密雲人告訴我「可是我不能進去，一道卡子又一道卡子，他們盤問到你門口，你還是不能進去」。

民國十七年河北省政府建設廳報告第三冊十九頁有關於密雲的記載可摘錄一些在這裏。

「該地多黃沙，土脈瘠薄，以培養果樹爲宜，果有梨棗胡桃沙果等運銷北平頗能獲利。農作物以小麥玉蜀黍爲大宗，種棉者少」，「養蜂飼蠶者不少」，但「蜂爲土蜂，桑係實生」，極宜改良。

「錐山一帶天然灌木不少，無大材」。

在遵化候了一些時候，便有商辦的汽車開行了。當直達行車的第一次，筆者便被載回來。一路上，景像大變，十天前的一所完整的青紗帳，而現在已然支離破碎，只有黃枯沒有青葱。中秋節的前一天雖然落了二寸雨，對秋麥的播種，其實並沒太大的希望。

使人生感觸的是滿地高梁殘株，留在地皮上有一尺上下的稈子，成列的無垠展開去，有若陣亡將士的墓碑。這些殘株將來連根掘出來，去了附土，十幾個束在一起，運到各處作爲柴草出售，土地內這僅有的一些有機物便被取出了。

汽車在顛震聲中，以八小時走畢三百二十里的路程。

原书空白页

原书空白页

原书空白页

原书空白页

府誠審適，但以極少之錢，便可安定邊防重要之一大省，較之整理四川，其難易不可以道里計矣。

以上兩事，殆爲目前最切要之圖。吾人非謂關於新省之問題，只此兩事，然此爲改良一切之基礎。夫交通不便，消息隔閡，中央地方之意志，不能密切溝通，而中央施行政令，指揮邊防之前提，應在援助並指導其財政。吾故曰，此爲目前最切要之圖也。抑讀盛世才氏之電，所謂暫保國土，其誠可信，然其平日與中央接洽報告之事較少，故中央方面亦不深悉該省施政之情形，又以一般交通不便，故內地社會，於該省事亦少所聞知，吾人以爲此應速加改良，尤盼政府之善加引導也！

（錄九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義亞問題之現勢

義亞如何歸宿，歐局如何推演？目前雖尚不能完全豫測，但有數點業已甚明。

其一：英國態度，甚爲堅決。海軍已大舉戒備，於直布羅陀海峽馬爾達島蘇彝士河方面三處集中，地中海已爲英海軍所控制。英國立場，與義國無單獨衝突，決不單獨干涉義亞問題，更非有敵視義國之意。其將來行動，將完全以國聯決議是遵，此在英國，爲朝野一致之主張也。循是推論，假令國聯最後決議援用第十六條實行某種制裁，則英國定將參加其執行。

其二：法國輿論，向反對參加制裁，數星期來，法國斡旋英義，用力已盡，其立場惟欲調停息爭，此義國之所深恃也。惟法國另有一貫的國策，爲絕不能放棄國聯。今義國拒絕五人委員團建議，國聯已開始依照第十五條進行，法代表在國聯之聲明與英國同其主旨，是則推演結果，法國之行動，終將在國聯決議之範圍，不過繼續盡斡旋之勞而已。

其三，然則義國如何？觀最近情狀，義國主張不變，而態度逡巡。其故無他，第一：不能料斷英國今後行動之限度，遂不能斷定在東非長期作戰後之變遷。第二：因而對於德國對奧政策，亦不能釋其顧慮。是以今日之義國，勢成騎虎，難作斷然之措置。

其四：然則國聯遂將決議制裁乎？是又不然。蓋現在甫開始者，爲根據第十五條之行動，其第一步將先起草一報告書，此則需旬日以上。然後交大會，然後由大會議決，交付兩造，聽候答覆。彼時一造接受，一造不接受，其不接受者，逕出於戰爭之行動，然後始能發生第十六條關於制裁之問題。是以尋常推演，亦將需兩三月之時間。

其五：綜合論斷：（一）就現在言，義國已處於較不利之地位，蓋越海遠征，而海權不在己手，前途變化，不可盡測，亞國地形氣候，又不利於迅速決戰，故爲義國計，誠莫若勒馬懸崖，和平解決。（二）在此國聯討論期間，以法國爲中心之外交交涉，將仍繼續進行，義國若能洞察前途，當不至逸失平和解決之機會。（三）以形勢言，義國固已甚難變更主張，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然可斷言者，縱兵爭開始，亦不能徹底爲之。故雖局部開火，亦不久仍趨於調停，就現在論，則義國尚無毅然開火之勢。（四）歐洲大局繫於英法共同行動之程度及決心如何，英法果積極一致，則歐局可以保障，而集體安全制度之權威，將能增高。世人所慮因義亞紛爭而牽動歐洲者，將爲杞憂。故英國答覆法國所詢歐洲紛爭時，英國態度如何之內容，是否可令法國滿意，殆尤爲目前一切之關鍵。（五）無論如何推演，殆不至成英義戰爭，以英國計劃，並不在此。一般觀察，英國即將以此海軍形勢，使義國於開火前，及開火後，多所顧慮，不能放手進行；同時則挾國聯輿論，而於財政經濟上掣其肘，其地位在敵友之間，故義國愈難應付也。吾人旁觀批評，以爲凡事貴知機，亞之於義，蓋已味同雞肋，似不值爲此作孤注之擲矣。

（錄九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密雲不雨之歐局

自上月義相墨索里尼聲明『義國不因欲獲五國委員會報告書所言亞比西尼亞的數個沙漠之故而運輸大兵，消耗鉅大經費』以後，義亞爭端似已瀕於絕境，有立即轉爲義亞戰爭之勢。不意英國竟能下最大決心，集中其世界無比的强大海軍於地中海及紅海，準備以實力封鎖地中海，以斷義國遠征軍後路，以施行國聯規約第十六條所定之經濟制裁。其結果一方面使義國不能不多所顧慮而延遲對亞進擊時期，另一方面使法國對於集體安全制度之希望復燃；於是義亞爭端，又陷入於一面由關係各方積極備戰，一面由國聯努力於和平處理解決之矛盾的狀況之中。據前週以來之實況言之，在國聯方面，一面固任命十三人委員會依據十五條第四項實行起草關於義亞紛爭之報告書——一種含有强制性的勸告之報告書——，一面復故意令十三人委員會休會，希圖延宕時日。在亞國方面，一面頒發總動員令，一面復請國聯派員赴亞監視並決定侵略行動之責任，並仍繼續令亞國軍隊退守離國境三十基羅米達之線，以示其不積極戰爭。在義國方面，一面加緊運兵赴非工作，日逾萬人，並積極在地中海義領主要海港島嶼作軍事設備，一面卻又由內閣商定，除非至國聯自己担負採行打擊義國之完全責任後，決不退出國聯，並通知英國，願與英國直接談判一種協定。在英國方面，一面準備以實力抗拒義國之東非遠征行動，一面復正式答復法國，聲明英國實與國聯同樣主張集體維持盟約之全部，堅決集體抗拒一切無端侵略之行爲，並聲明英國所恪守者爲國聯之原則，而非單爲義亞爭議而始言實力制裁。凡此種種俱足以證明關係各方俱尚未有最後決策，俱尚在瞻顧徘徊之中。至於與義亞爭議無直接利害關係而有間接政治關聯之法德二國，其目前行動，亦復模稜猶夷，如法國一面贊成採用國聯規約第十五條第四項之强制性勸告方式，一方又復在政治上採用延宕政策，不希望十三人委員會之迅速進行；及德國一面採用不關心之態度，一面又趁義亞糾紛之機，謀與持反國聯主義之義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等國接近，皆其顯著之例。

綜而言之，義亞本身之爭執，目前雖因英國之强硬態度而在表面上略呈緩和之象；實則國聯規約第十五條第三項友誼的和解方法之適用，已變爲第十五條第四項强制的勸告方法之適用，亦即已由第十五條之適用漸接近於第十六條之適用（因義國若不服從此種强制的勸告而訴諸戰爭則當立刻受第十六條之制裁），且從另一方面觀之，在英國答復法國所提『將來歐洲如發生違背國聯盟約或訴諸武力之事件，英國是否將依國聯盟約之規定，實施制裁？』之詢問，承認英國欲集體維持國聯盟約之全部，不限於對義亞爭執事件，以後，顯然不但義亞爭執已變爲英義爭執，且已更進一步，踏上國聯主義對反國聯主義之爭之路線，故在鬥爭的程度上已變爲更深刻，在鬥爭的範圍上已變爲更擴大，在鬥爭的種類上已變爲更複雜，因此，使關係各國不能不更加審愼，更加準備，更加縱橫捭闔而已；易詞言之，非義亞爭執之眞告緩和，蓋義亞爭執因其深刻化擴大化複雜化之故，而呈現一種更大爭執之醞釀期間而已。如眞認爲義亞爭執已告緩和，歐局危機已經過去，則大誤矣。

如從全歐局勢觀之，目前情形實較英國未集中海軍於地中海以前，更爲嚴重，大有密雲不雨，明日氣候難測之勢。蓋在義亞爭執顯已經由英義爭執而變爲國聯主義對反國聯主義之爭之際，不但德義關係可由對立而變爲互助的，義法關係可由互助而變爲對立的，而且無充分殖民地之義國及毫無殖民地之德國，勢將爲經濟上重分殖民地之必然需要所迫，及爲政治上不能和平的重分殖民地之實況所驅，而萬不獲已以出於對先進的大殖民國家行武力衝突的冒險之一途也。至於此種嚴重局面，具體的究將如何發展，以至於破裂的暴風雨的局面，則依吾人所見，其關鍵似已不能握於英法義之手，而將移於軍備新有擴充，鬥志最稱旺盛的德國及其所計劃的橫斷中歐之反國聯主義集團之掌中。果然，則德國又將變成西方的天之驕子矣。

（錄十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由柳州至陽朔作　石遺

粵西。遍地。眞假。山。陽朔。第。一。誰。與。班。遷。江。至。柳。乃。其。次。離。立。百。里。紛。迴。環。又。次。荔。浦。亦。大。觀。昂。藏。排。列。成。峯。巒。試。將。用。兵。相。譬。喻。衛。霍。程。李。非。一。端。遷。江。散。漫。而。無。紀。如李。隨。處。營。可。安。程。嚴。刁。斗。謹。斥。堠。荔。浦。行。列。嫌。粗。頑。遷。江。市。人。難。驅。戰。除。是。大。將。淮。陰。韓。豈。如。陽。朔。背。水。陣。荔。浦。徒。作。壁。上。觀。迷。途。如。入。魚。腹。浦。只。少。波。浪。激。潺。湲。少。人。多。石。君。莫。怪。石。中。茂。才。異。等。超。塵。寰。

紅樹室圖爲陸丹林作　映菴

謝。客。逢。山。便。開。路。詩。篇。得。助。多。名。句。平。生。最。喜。百。越。峯。又。恨。石。多。不。生。樹。丹。林。擬。住。丹。楓。間。大。千。圖。畫。秋。斑。斕。更。倩。醜。簃。添。曲。徑。望。中。點。筆。啓。溪。山。（圖爲大千所作湖帆補染曲徑）

張善子爲予畫巫峽歸帆圖頃由季子携歸題此報之　山腴

出峽。復。入。峽。南。行。萬。里。何。所。爲。云。是。避。寇。走。寇。今。未。滅。胡。自。歸。我。歸。亦。有。託。白。髮。黃。金。兩。蕭。索。紛。紛。朝。市。驚。嶄。新。衰。朽。無。能。何。處。著。幸。逢。海。上。多。故。人。歡。然。入。林。把。臂。親。王。粲。登。樓。雖。恨。遠。杜。甫。高。歌。尙。有。神。半。月。吳。淞。半。吳。會。詩。酒。淋。漓。發。狂。怪。未。覺。風。塵。戰。伐。多。祗。餘。飄。泊。妻。孥。在。畫。餞。詩。迎。盛。一。時。蒼。茫。秋。色。動。鄉。思。諸。君。留。客。意。甚。厚。賤。子。臨。岐。心。獨。知。短。幅。湯。休。筆。勢。遠。兩。岸。猿。聲。峯。黛。轉。中。流。回。頭。望。故。山。隱。隱。微。風。動。矛。欑。（定之先爲余畫出峽避兵圖）張。髯。歸。帆。喜。爲。開。巫。峽。一。綫。緣。天。回。魚。龍。水。落。八。陣。靜。鴻。鴈。霜。高。九。月。來。此。行。得。失。非。所。料。先。卜。號。咷。後。不。笑。眼。裏。豐。盈。犀。角。兒。迴。船。使。我。傷。懷。抱。到。家。萬。刼。不。關。心。銅。馬。當。年。本。綠。林。坐。聞。后。土。無。漧。處。誰。管。神。州。便。陸。沈。（近月黃河江漢并皆泛溢）悶。來。郤。看。張。髯。畫。欲。往。從。之。邈。天。外。招。隱。何。年。問。網。師。湖。邊。與。爾。尋。蝦。菜。

贈復堪　秋岳

三十年前同舍生。溫溫對几舊心情。書神一世行看伏。肺病經春莫使成。度塞校碑推絕業。夢華把袂念賢兄。瓣香共祭陳無已。湯鼎吟聲尙許清。

讀仲雲過江集有懷　仲恂

蟠胸影事戀佩棧。驅作南來辦食僧。九服逸言標著錄。五朝漫仕滯才能。先敎成佛輸康樂。老更懷賢感少陵。蠆尾裂鉤新照眼。宜城酬德痛何曾。畏公跋君過江集云友人陳君仲恂見面數美爲題句云拾取風光並入詩渡江人似舊京時旗亭賭句輸誰健爭唱黃河遠上詞誠哉吾腹中所欲言也云云公殁後君方出以相貽對之愴嘆

偕翼如默君兩詩家微雨遊嶽麓山賦呈吟正　子威

滿身烟雨上層巖。微覺涼侵白袷衫。碥徑斜依叢樹轉。溼雲濃向亂山緘。下方俯視空諸有。絕頂同登興不凡。繞過望湘亭子去。晴嵐漸漸露松杉。

清游須福能消受。晴久偏於雨意親。異地達番逢勝侶。名山終古仗詩人。楓林古刹深深見。石骨濃嵐細細皴。謁嶽歸來餘興健。一囊吟料不嫌貧。

奉和繼衡民政使之官黔中來白下諸友之什並次原均　道穆

詩人山水最鷄忘。又見道州詠漫郎。赤碣尙留神禹蹟。鎮寧紅崖相傳殷高宗紀功之作近代學者乃定爲三危禹蹟黃巾郅救鄭公鄉。春間匪患幸不及貴陽典型。鄂西林阮。儀徵徽猶在。文學洪北江程。春海澤未妨。待得先生成五數。會吟大句擅詞場。

和人登黃鶴樓詩韻　斂生

飄飄遺世欲登仙。極目江城思悄然。二水光分芳草地。千山影亂夕陽天。無言俯仰能成醉。多難登臨獨占先。誰信曲高眞和寡。一時佳詠古難全。

囊丈贈序爲壯默中之行感賦奮謝　芋龕

遠到男兒分。奮辭窮塞行。酬恩慮挾顧。忍別暗吞聲。重以文章價。壯之湖海情。襟期媿公厚。吾敢怯平生。

臨江仙　仲鳴

船泊河橋垂柳下。波間月色娟娟。單衣紈扇晚涼天。臨流頻顧影。誰道月華妍。乍得相逢無一語。暈紅湖上眉邊。伴看羅帶避人前。情懷思昨夕。風韻正中年。

凌霄一士隨筆

嘉慶二年閏六月，通政司參議吳熊光與侍講學士戴衢亨，同加三品卿銜，由軍機章京擢躋大臣之班，時稱異數。梁章鉅「浪跡叢談」記熊光事有云：「公由中書入樞直，洊歷臺諫，擢通政司參議。時和珅爲樞長，即欲令公出直，曰：「通參班閒大九卿，應退出軍機。」阿文成故善公，爭之曰：「故事副憲及通正通副理正理少不得直軍機，通參階止五品，不在此例，且前此給事亦官五品，並未出直也。」和珅益銜之。嘉慶初元，純廟以訓政憂勤，丙夜即起視事，召軍機大臣，皆未到，旋召章京，惟公與戴衢亨二人已上直，入對稱旨。少頃和珅入，上曰：「軍機事繁，吳熊光甚明幹，可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和珅謂吳某官纔五品，與體制未符。上即命加吳三品銜。和又奏曰：「吳某家貧，大臣例應乘轎，恐力不辦。」上命賞戶部飯銀一千兩。和珅與公共事，每多齟齬，欲私拔一人以抗之，以日前吳與戴同被召，奏曰：「戴衢亨由狀元出身，已官學士，在軍機日久，用吳不如用戴。」上哂曰：「此豈殿試耶！」和珅語塞。未幾戴卒與公同加三品銜入直，而班次仍居公下。」所記有關軍機處掌故。通政司列大九卿衙門，通參爲大五品卿，和珅遂欲藉口罷熊光章京也。

又英和「恩福堂筆記」云：「諭旨初皆由內閣，康熙中有南書房翰林撰擬者。雍正七年，青海用兵，始設軍機房，乾隆初改名總理處，三年

復名軍機處。其章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六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擢侍郎乃不復入，惟滿洲章京如保公成以少宰，勒公保以少司馬，鄂公容安以侍講，漢章京如張公若靄以庶子，戴文端以修撰，仍入直，皆特旨，非故事也。嘉慶間始定官至通副理少者出軍機，科道亦不兼行復改各衙門咨送，不似向時之專用中書及指名取知名之士矣。』可參閱，並與拙稿前述軍機處者（見本報十卷四十九等期）合看。惟章鉅英和兩說有未脗合處。英和謂嘉慶間始定通副理少及科道不充軍機章京，而章鉅所言阿桂以故事爭云云，則謂通副理少之能直，早成故事。李元度「先正事略」有云：『乾隆甲辰授御史，擢給事中，父憂去，服闋補原官，嘉慶丙辰遷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厠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且謂熊光官科道及遷通參時，依故事均應能直。（乾隆甲辰爲乾隆四十九年，嘉慶丙辰爲嘉慶元年。）此故事究始於何時，諸說相歧，容再考。至章鉅引阿桂謂給事亦官五品云云，則給事御史之宜否留直，不關品級，熊光爲科道前，嘗以刑部郎中在直，已是五品矣。

光緒二十五年告成之續修「大清會典」，於軍機處（稱辦理軍機處）章京之取用，謂：『滿洲章京以內閣中書六部理藩院郎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兼充，漢章京及漢軍章京以內閣中書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進士舉人拔貢出身者兼充，豫行傳知各衙門保送，軍機大臣考取或數名或十餘名引見，奉旨記名者，遇出有軍機章京缺，以次傳補。三品京堂以上及外官臬司以上之親子弟皆迴避。其補放御史者即不充章京。或升任京堂，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少卿者，奉特旨仍充章京。』此爲軍機章京入出制度是時明著於會典者。手頭之會典爲光緒戊申（三十四年）

商務印書館印本，「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少卿」句，疑有誤。通政使與大理卿爲大三品卿，通政副使與大理少卿爲大四品卿，不應以通使理少對舉。光緒間章京已至通使理卿者，率得留直，大理「少」卿之「少」字蓋衍。（光緒季年，軍機章京改僉充爲專任，並許編檢與試，與會典所載又有異矣。）

熊光衢亨而後，如嘉慶十六年盧蔭溥以光祿寺少卿加四品銜，咸豐元年穆蔭以候補五品京堂內閣侍讀，咸豐十年焦祐瀛以太常寺少卿，十一年曹毓瑛以鴻臚寺少卿，奉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或爲小四品卿，或爲小五品卿，或爲未補缺之五品卿，與吳戴之由通參講學擢用，均非常格。

翟鴻禨「僚直紀略」有云：

新入樞廷謝恩，初次即命同樞臣入對，謂之隨起。入殿，先於兩宮前碰頭謝恩，同列諸臣立俟。既畢，同上塾。

凡初入樞垣，例不遽赴直廬，必待於他所，俟領班大臣到後，與同列遣供事邀請，然後入，示謙也。

軍機處辦事直廬，定例森嚴，雖王大臣，非本處行走，不能擅入。

大內軍機處在隆宗門內，當乾清門內右門之西。樞臣入對，例許進內右門。此門惟軍機大臣與內廷諸王大臣出入得由之。自內右門進月華門，詣乾清宮西丹墀下板屋候起。板屋二間，其一間則召見外起之所也。

西苑軍機處直廬，在西苑門北南海之東岸，臨水五楹，明窗淨几。液池水滿，則賜乘舟，芙蕖盛開，畫舫穿過。冰堅以後，則賜拖牀，鐵齒承牀，安坐如轎，以人推挽，其行若飛。既達西岸，詣南朝房候起。如不乘舟牀之時，則坐二人肩輿，循東岸行，至版橋而止，步行至南朝房。朝房四間，其一間則御前大臣值日之所也。

頤和園軍機處直廬，在東宮門外之南。初止五間，中爲過道，與章京相對分坐，外臨衢道，人聲喧囂。同變後拓建後五間，既敞且靜，以前楹專爲章京辦事之所，亦較整齊。召見則入東宮，詣仁壽門外之北配房候起。

兩宮辦事，召見，皆有定所，其一御案。大內在乾

清宮西暖閣，太后坐西，皇上坐東，皆北面。西苑則在勤政殿東暖閣，太后坐東，皇上坐西，皆南面。頤和園則在仁壽殿之北楹，亦太后坐東，皇上坐西，皆南面。

召見之處，仁壽殿最宏大，居高臨下，有時天語音微，同列跪遠者或諦聽不能詳悉，奏對太遠，上亦或不盡聞，則由跪近者傳述。乾清宮暖閣規制，召對極為合宜。勤政殿暖閣淺狹，樞臣至六人時，跪墊幾不能容，進退亦未能魚貫。每三人先入，負牆立，餘則在後者先入而南，以次繼入，就墊位，班齊同跪；退則後三人近門者先出。蹴踖之間，難以秩如。

雍正以前未設軍機處時，常由南齋翰林擬旨。今猶承舊制，以南書房太監撥充軍機處當差，樞臣即呼之曰南書房。每日起單下後，同列理齊摺件入匣，出直廬先入候起，皆南書房太監持匣前行，退下亦如之。

每日召見，承旨退至直廬，照例寫旨之件，有成樣可循者，即由章京擬稿送堂閱定繕寫，有特別明發或廷寄，則堂上自擬為多，抑或章京起草，堂上改定。繕旨成，彙入一匣，由南書房太監交內奏事太監呈覽發下，太監捧至軍機處，傳諭述旨是命散，事畢然後散。

樞廷一切摺單，皆由章京繕寫，惟二事必堂上自書。一考差單，由樞臣親拆彌封，手繕名單，按閱卷大臣所取，各列姓名，書某人擬取，彙一總單，即日帶上面呈。一督撫所奏年終密考單，每到一省，上披覽後發下，樞臣即另紙照錄，固封存堂，將原單黏一黃簽，寫某年某省某人密考單，即日帶上面呈。俟各省到齊，再將考語不佳者彙開一單，中有應調應開缺及應察看之員，分別請旨辦理。

瞿氏以軍機大臣罷歸後，紀述躬歷，因有此作，甚翔悉。（其門人吳士鑑跋云：『樞要之地，談掌故者紀載闕如。吾師於宮廷之規制，奏對之禮節，辦事之程序，扈從之情狀，委曲詳備，密記無遺，非茝林梁氏之書所得闚見也。』）茲摘錄若干則，以見大凡。新為軍機大臣者，不遽赴直廬，俟邀請乃入，與外官新過道班者，上院仍坐舊官廳，俟藩臬邀請，始進至司道官廳，其情事略同，皆所以示謙也。

修正共產黨人自首法

（國民政府七月二十五日明令公布）

第一條　共產黨人於發覺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但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五條之罪者，僅得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或緩刑，前項但書之自首人，如檢舉其他共產黨人犯罪事實，因而查獲人犯，或其他證據物品者，得免除其刑，或免執行其刑之全部或一部。

第二條　共產黨人於其犯罪行爲發覺後，自首其未經發覺之餘罪者，得減輕所首餘罪之刑至三分之一，前項自首人，如檢舉其他共產黨人犯罪事實，因而查獲人犯或其他證據物品者，得免執行其所首餘罪刑之全部或一部，或緩刑。

第三條　共產黨人自首者應向各省市黨部以書面爲之，並應附繳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三張。

第四條　共產黨人自首者，由該省市黨部及所在地軍政警機關及法院各派代表一人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之，如有反省院之省市，由反省院加派代表一人，前項審查委員會，由省市黨部召集，並應於每月終彙報中央黨部備案。

第五條　審查委員會應附具意見，將自首人移送法院，自首人受免除其刑或緩刑之宣告，或免執行其刑之全部者，法院得許保釋或移送反省院，受減輕其刑之宣告者，得移送反省院，以代執行。

第六條　自首人犯執行刑期已逾二分之一，行狀善良，悛悔有據者，應准保釋，前項保釋人犯，在未執行之刑期內，無再犯情事者，其未執行之刑期，以已執行論。

第七條　第五條第六條之保釋，應由妥實保人三人以上合具保釋證書，呈經第一審法院核准，並由法院給予自新證，持有前項自新證者，於二年內如有移動，應向所在地黨部或公安機關登記，違者應依法更爲宣告，或執行其刑。

第八條　在各省市黨部自首之共產黨人，於必要時，得移送中央黨部審查。

第九條　應移送反省院之人犯，其所在地尚未設立反省院者，得移送首都反省院，或由中央指定鄰省之反省院收容之。

第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修正考試法施行細則

（國民政府八月六日明令公布）

第一條　本法第二條所稱公職候選人員謂有公職被選舉資格之人員，任命

人員，謂政務及以外之公務員，依法應領證書之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謂左列各欵人員，一，律師，會計師，二，農工礦業技師，技副，三，醫師，藥師，獸醫，助產士，護士，四，其他法規規定應領證書之人員。

第二條　本法第六條第一欵第二欵所稱中等學校，謂高級中學，舊制中學，或其他同等學校，但考試院對于受教育人數較少之邊遠省區，認爲有從寬規定必要時，得以初級中學以上，或其他同等學校畢業，爲應考資格，受教育人數較少之邊遠省區，由考試院依據教育統計定之。

第三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欵，第七條第三欵之檢定考試，依檢定考試規程之規定行之。

第四條　本法第七條第四欵之審查，由考選委員會爲之。

第五條　凡舉行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時，其考試種類，科別，區域，地點，及日期，由考試院於試期三個月前，公告之。

第六條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經公告後，關于報名及其他應行籌備事務，在首都舉行者，由考選委員會辦理，在各省區，或考試院所指定之區域舉行者，得委託舉行地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前項經辦事務，應由該籌備機關，於試務處成立後移交。

第七條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報名日期，於試期二個月前開始，一個月前截止。

第八條　考試院應事實上之必要，或各機關之聲請，須臨時舉行考試時，其公告期，報名期，暨籌備機關，得不適用前事之規定。

第九條　應考人在報名以前，應將各類考試條例中，所定資格之證明文件，連同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二張，送呈考選委員會審查，其合格者由考選委員會給予應考資格證明書，每次考試，均得報名應考。

第十條　在各省區，或考試院所指定之區域舉行考試時，前條應考人之資格，得由報名機關審查，其合格者，給予臨時應考資格證明書，但以得應該次考試爲限，前條及本條之應考資格證明書，高等考試收費兩元，普通考試收費一元。

第十一條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應考人，應依左列程序，按期報名，一，塡寫報名履歷書，二，呈繳應考資格證明書，及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三張，三，取具保證人之保證書，四，繳納報名費，高等考試三元，普通考試一元，前項第三欵保證人，於高等考試，應以現任薦任以上之公務員，現任中央黨部科主任，總幹事，省黨部，特別市黨部，海外總支部秘書以上之黨務工作人員，或大學教授一人爲之，普通考試應以現任委任以上之公務員，現任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海外總支部，助理幹事以上之黨務工作人員，或現任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或教員，或小學校長一人爲之，但辦理考試人員，不得爲保證人，應考人報名得以通訊爲之，應考人不得同時報考二類考試。

第十二條　應考人報名時，應呈驗體格檢驗證，經報名機關審查合格後，始得應考。

第十三條　應考人如有本法第八條所列各欵情事之一，及第十七條冒名頂替，或潛通關節情事者，除考試後發見，依本法第十七條辦理外，考試時發見，應予扣考，并將保證人按情節輕重，依法懲戒。

第十四條　考試院依本法所定之各類考試應試科目，於必要時，得增減或變更之。

十五條　各科目考試日程，及試場，由典試委員會決定，先期公告。

第十六條　各類考試之第一試，第二試，第三試，或第一試第二試，各以平均滿六十分爲及格，但受教育人數較少之邊遠省區應考人，參加高等考試，或首都普通考試時，其平均及格分數，得由考試院從寬另定之，前項各試平均分數，合計爲總分數時，第一試第二試各占百分之四十，第三試占百分之二十，其分二試者，第一試占百分之七十，第二試占百分之三十，總分數八十分以上者，爲最優等，七十分以上者爲優等，六十分以上者，爲中等，其不滿六十分，而從寬取錄者，視同中等。

第十七條　考試完竣後，由典試委員會，將放取名冊，及格試卷，連同不及格試卷，彙送考選委員會，轉呈考試院保存，其保存年限，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八條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之第一試及格，第二試不及格者，或第一試第二試及格，第三試不及格者，次屆應同類考試時，得免除其第一試，或第一試及第二試均以一次爲限，前項考試之免除，舉行普通考試時，僅適用於同地舉行之同類考試。

第十九條　發給及格證書時，得收證書費，其數額由考試院定之。

第二十條　辦理考試人員成績優良者，分別獎勵，其失職或違法者，分別懲處。

第二十一條　舉行特種考試時，除另有規定外，準用本細則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組織條例（國民政府八月十日明令公布）

第一條　陸地測量總局直隸於參謀本部，掌管全國陸地測量暨製圖業務之規劃與實施。

第二條　陸地測量總局設總務，考核，經理，三角，地形，製圖六科，並航空測量隊，其系統暨編制，依附表所定。

第三條　陸地測量總局設局長一人，承總次長之命，綜理本局事務，統轄各省陸地測量局，中央及各區陸地測量學校，幷其他有關測政事宜。

第四條　陸地測量總局設副局長一人，輔助局長處理局務。

第五條　總務，考核，經理各科科長，承局長副局長之命，督率所屬分掌測量行政各事宜。

第六條　三角，地形，製圖各科科長，及各測量隊隊長，承局長副局長之命，督率所屬分掌測量技術各事宜。

第七條　本局設技正，秘書，副官，軍醫等職，承長官之命，辦理機要及不屬於各科之事件。

第八條　陸地測量總局因業務上之必要，得設各種測量隊及觀測所。

第九條　陸地測量總局爲謀技術上之咨詢及研究起見，得呈請聘用顧問及設置編譯。

第十條　陸地測量總局所屬各局，校，隊之編制另定之。

第十一條　陸地測量總局服務規程，由參謀本部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航空測量隊組織條例

（國民政府八月十日明令公布）

第一條　本隊隸屬於陸地測量總局，辦理全國航空測量事務。

第二條　本隊組織分事務，航撮，測量，糾正，製圖五組，其編制依附表所定。

第三條　本隊設隊長一人，承局長副局長之命，管理全隊事務。

第四條　本隊設副隊長一人，輔助隊長處理隊務。

第五條　本隊設組長五人，承長官之命，督率所屬人員分任各組事務。

第六條　本隊得設顧問若干人，承隊長之命，担任訓練人員及指導關於各組之技術事務。

第七條　本隊設編譯官若干人，承隊長之命，專任編譯及傳譯等事務。

第八條　本隊因業務上之必要，得設分隊，其組織由參謀本部定之。

第九條　本隊航測專門人員之俸給，除原薪外，得按照軍政部之規定，酌支飛行加給。

第十條　本隊服務規程，由陸地測量總局定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縣長考試條例

（立法院八月三十日通過）

第一條　在縣長候選人考試未舉行前，縣長考試依本條例之規定行之。

第二條　縣長考試分省舉行但有特殊情形時，得聯合兩省舉行之。

第三條　各省縣長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但考試院，認為必要時得變更之。

第四條　舉行縣長考試時，關於考試事宜，設典試委員會及試務處，典試委員會，以典試委員長一人，典試委員五人至十一人組織之，典試委員長，特派，典試委員，簡派，試務處置處長一人，以各該省政府主席任之，在聯合兩省舉行考試時，以考試所在地省政府主席任之，特派。

第五條　中華民國國民年在三十歲以上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應縣長考試，一，高等考試行政人員考試及格者，二，曾經各省荐任職考試及格，并有考試院覆准及格者，三，曾任縣長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四，有考試法第七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資格，並曾任荐任職或與荐任職相當職務一年以上，或委任職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五，曾任簡任職有證明文件者，六，曾任薦任職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七，曾任最高級委任職四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第六條　縣長考試分第一試第二試第三試，第一試注重學理之應用，第二試注重本省實際問題及建設方案，均以筆試行之，第三試注重應考之經驗及才識，以口試行之。

第七條　第一試之科目如左，一，黨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二，國文論文及公牘，三，憲法未公布前，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四，行政法規，五，民法及刑法，六，經濟學及財政學。

第八條　第二試之科目如左，一，地方自治及地方行政，二，地方財政，三，本省實業，四，本省教育。

第九條　第一試第二試所考試之科目，考試院得因地方特殊情形變更或增減之，但不得逾二科目。

第十條　縣長考試分數之計算，第一試平均分數占百分之五十，第二試平均分數占百分之三十，第三試平均分數占百分之二十，合計滿六十分者為及格。

第十一條　本條例未經規定事項准用高等考試關係法律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關於活埋

知堂

從前有一個時候偶然翻閱外國文人的傳記，常看見說起他特別有一種恐怖，便是怕被活埋。中國的事情不大清楚，即使不成爲心理的威脅，大抵也未必喜歡，雖然那「識小錄」的著者自稱活埋菴道人徐樹丕，即在余澹心的「東山談苑」上有好些附識自署同學弟徐晟的父親，不過這只是遺民的一種表示，自然是另外一件事了。

小時候讀英文，讀過美國亞倫坡的短篇小說「西班牙酒桶」，誘人到洞窟裏去喝酒，把他鎖在石壁上，砌好了牆出來，覺得很有點可怕。但是這羅馬的幻想白晝會出現麼，豈不是還只往來於醉詩人的腦中而已？俄國陀思妥益夫思奇著有小說曰「死人之家」，英譯亦有曰「活埋」者，是記西伯利亞監獄生活的實錄，陀氏親身經歷過，是小說亦是事實，確實不會錯的了。然而這到底還只是個譬喻，與徐武子多少有點相同，終不能爲活埋故實的典據。我們雖從文人講起頭，可是這里不得不離開文學到別處找材料去了。

講到活埋，第一想到的當然是古代的殉葬。但說也慚愧，我們實在還不十分明白那葬是怎麼殉法的。聽說近年在殷墟發掘，找到殷人的墳墓，主人行踪不可考，卻獲得十個殉葬的奴隸或俘虜的骨殖，這可以說是最古的物證了，據說——不幸得很——這十個卻都是身首異處的，那麼這還是先殺後埋，與一般想像不相合。古希臘人攻忒羅亞時在巴多克勒思墓上殺俘虜十人，又取幼公主波呂克色那殺之，使從阿吉婁思於地下，辦法頗有點相像。忒羅亞十年之役正在帝乙受辛時代，那麼與殷人東西相對，，不無香火因緣，或當爲西來說學者所樂聞乎。詩經秦風有「黃鳥」一篇，小序云哀三良也，我們記起「臨其穴，惴惴其慄」，覺得彷彿有點意思了，似乎三良一個一個地將要牽進去，不，他們都是大丈夫，自然是從容地自己走下去吧。然而不然。孔穎達疏引服

及云，「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結果還是一樣，完全不能有用處。第二想到的是坑儒，從秦穆公一跳到了始皇，這其間已經隔了十七八代了。孔安國「尚書」序云：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孔穎達疏依「史記」秦始皇本紀說明云：

「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但是如李卓吾在「雅笑」卷三所說，「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這的確是一大疑問。孔疏又引衛宏「古文奇字」序云：

「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型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這坑法寫得「活龍活現」，似乎確是活埋無疑了，但是理由說的那麼支離，所用種瓜伏機的手段又很拙笨，我們只當傳說看了覺得好玩，要信爲事實就有點不大可能。「史記」項羽本紀云：

「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計時即坑儒後六年。白起列傳記起臨死時語云：

「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據列傳中說凡四十萬人，武安君慮其反復，「乃挾詐而盡坑殺之」。仿佛是坑與秦總很有關係似的，可是詳細還不能知道。掘了很大很大的坑，把二十萬以至四十萬人都推下去，再蓋上土，這也不大像吧。正如「鏡花緣」的林之洋常說的「坑死俺也」，我們對於這坑字似乎有點不好如字解釋，只得暫且擱起再說。

英國貝林戈耳特老牧師生於一八三四年，到今年整整一百零一歲了，但他實在已於一九二四年去世，壽九十。所著「民俗志」小書係民國初年出板，其第五章論犧牲中講到古時埋人於屋基下的事，是歐洲的實例。在一八九二年出板的「奇異的遺俗」中有論基礎一章專說此事，更爲詳盡，今錄一二於後：

「一八八五年訶耳思華西教區修理禮拜堂，西南角的墻拆下重造。在墻內，發見一副枯骨，夾在夾石中間。這一部

分的墻有點壞了，稍爲傾側。據發見這骨殖的泥水匠說，那里並無一點墳墓的痕跡，却顯見得那人是被活埋的，而且很急忙地。一塊石灰糊在那嘴上，好些磚石亂堆在那死體的周圍，好像是急速地倒下去，隨後慢慢地把牆壁砌好似的。」

「亨納堡舊城是一派强有力的伯爵家的住所，在城壁間有一處穹門，據傳說云造堡時有一匠人受了一筆款答應把他的小孩砌到牆壁裏去。給了小孩一塊餅吃，那父親站在梯子上監督砌牆。末後的那塊磚頭砌上之後，小孩在牆裏邊哭了起來，那人悔恨交幷，失手掉下梯子來，摔斷了他的項頸。關於利本思坦的城堡也有相似的傳說。一個母親同樣地賣了她的孩子。在那小東西的周圍牆漸漸地高起來的時候，小孩大呼道，媽媽，我還看見你！過了一會兒，又道，媽媽，我不大看得見你了！末了道，媽媽，我看你不見了！」

日本民俗學者中山太郎翁今年六十矣，好學不倦，每年有著作出板，前年所刊行的「日本民俗學論考」共有論文十八篇，其第十七曰「埴輪的原始形態與民俗」說到上古活埋半身以殉葬的風俗。埴輪即明器中之土偶，大抵爲人或馬，不封入墓穴中，但植立於四圍。土偶有象兩股者，有下體但作圓筒形者，中山翁則以爲圓筒形乃是原始形態，即表示殉葬之狀，象兩股者則後起而昧其原意者也。這種考古與民俗的難問題我們外行無從加以判斷，但其所引古文獻很有意思，至少於我們現在很是有用。據「日本書紀」垂仁紀云：

「二十八年冬十月丙寅朔庚午，天皇母弟倭彥命薨。十一月丙申朔丁酉，葬倭彥命於身狹桃花鳥坂。於是集近習者，悉生立之於陵域。數日不死，晝夜泣吟。遂死而爛臰，犬烏聚噉。天皇聞此泣吟聲，心有悲傷，詔羣卿曰，夫以生時所愛使殉於亡者，是甚可傷也。斯雖古風而不良，何從爲。其議止殉葬。」垂仁天皇二十八年正當基督降生前二年，即漢哀帝元壽元年也。至三十二年皇后崩，野見宿禰令人取土爲人馬進之，天皇大喜，詔野見宿禰曰，爾之嘉謀實洽朕心。遂以土物立於皇后墓前，號曰埴輪。此以土偶代生人的傳說本是普通，可注意的是那種特別的埋法。孝德紀載大化二年（六四六）的命令云：

「人死亡時若自經以殉，或絞人以殉，及强以亡人之馬爲殉等舊俗，皆悉禁斷。」可見那時殉葬已是殺了再埋，在先却並不然，據「類聚三代格」中所收延曆十六年（七九七

）四月太政官符云：

「上古淳朴，葬禮無節，屬山陵有事，每以生人殉埋，鳥吟魚爛，不忍見聞。」與垂仁紀所說正同，鳥吟魚爛也正是用漢文練字法總括那數日不死云云十七字。以上原本悉用一種特別的漢文，今略加修改以便閱讀，但仍保留原來用字與句調，不全改譯為白話。至於埋半身的理由，中山翁謂是古風之遺留，上古人死則野葬，露其頭面，親族日往視之，至腐爛乃止，琉球津堅島尚有此俗，近始禁止，見伊波普猷著文「南島古代之葬儀」中，伊波氏原係琉球人也。

醫學博士高田義一郎著有一篇「本國的死刑之變遷」，登在「國家醫學雜誌」上，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出版「世相表裏之醫學的研究」共文十八篇，上文亦在其內。第四節論德川幕府時代的死刑，約自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中間，內容分為五類，其四曰鋸拉及坑殺。鋸拉者將犯人連囚籠埋土中，僅露出頭顱，傍置竹鋸，令過路人各拉其頸。這使人想起「封神傳」的殷郊來。至於坑殺，那與鋸拉相像，只把犯人身體埋在土中，自然不連囚籠，不用鋸拉，任其自死。在「明良洪範」卷十九有一節云「記稻葉淡路守殘忍事」，是很好的實例：

「稻葉淡路守紀通為丹州福知山之城主，生來殘忍無道，惡行衆多。代官中有獲罪者，逮捕下獄，不詳加雜問，遽將其妻兒及服內親族悉捕至，於院中掘穴，一一埋之，露出其首，上覆小木桶，朝夕啟視以消遣。餘人逐漸死去，唯代官尚延至七日未絕。淡路守每朝巡視，見其尚活，嘲弄之曰，妻子親族皆死，一人獨存，眞罪業深重哉。代官張目曰，餘命尚存，思報此恨，今妻子皆死亡，無可奈何矣。身為武士，處置亦應有方，如此相待，誠自昔所未聞之刑罰也。會當有以相報！忿恨嚼舌而死。自此淡路守遂迷亂發狂，終乃裝彈鳥槍中，自點火穿胸而死。」案稻葉紀通為德川幕府創業之功臣，位為諸侯，死於慶安元年，即西曆一六四八，清順治五年也。

外國的故事雖然說了好些，中國究竟怎樣呢？殉葬與鎮壓之外以活埋為刑罰，這有沒有前例？官刑大約是不曾有吧，雖然自袁氏軍政執法處以來往往有此風說，這自然不能找出證據，只有義威上將軍張宗昌在北京時活埋其汽車夫與敦書先生於豐臺的傳說至今膾炙人口，傳為美談。若盜賊羣中

本無一定規律，那就難說了，不過似乎也不盡然，如「水滸傳」中便未說起，明末張李流寇十分殘暴，以殺燒剝皮為樂，（這其實也與明初的永樂皇帝清初的大兵有同好而已，還不算怎麼特別，）而活埋未列入。記載太平天國時事的有李圭著「思痛記」二卷，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出板，卷下紀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七月間在金壇時事有云：

「十九日汪典鐵來約陸疇楷殺人，陸欣然握刀，促余同行。至文廟前殿，東西兩偏室院內各有男婦大小六七十人避匿於此，已數日不食，面無人色。汪提刀趨右院，陸在左院。陸命余殺，余不應，以余已司文札不再逼而命余視其殺。刀落人死，頃刻畢數十命，地為之赤，有一二歲小兒，先置其母腹上腰截之，然後殺其母。復拉余至右院視汪殺，至則汪正在一一剖人腹焉。」光緒戊戌之冬我買得此書，民國十九年八月曾題卷首云：

「中國民族似有嗜殺性，近三百年中張李洪楊以至義和拳諸事即其明徵，書冊所記錄百不及一二，至今讀之猶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記，益深此感。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乎。」然而此記中亦不見有活埋的紀事焉。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大公報」乃載唐山通信云：

「玉田訊：本縣鴉鴻橋北大定府莊村西野地內於本月十二日發現男屍一具，倒埋土中，地面露出兩腳，經人起出，屍身上部已腐爛，由衣服體態辨出係定府莊村人王某，聞係因仇被人謀殺，該村鄉長副報官檢驗後，於十五日由屍親將屍抬回家中備棺掩埋。又同日城東吳各莊東北里新地內亦發現倒埋無名男屍一具，嗣由鄉人起出，年約三十許，衣藍布褲褂，全身無傷，係生前活埋，於十三日報官檢驗，至今尚無人認領云。」這真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想不到在現代中華民國河北省的治下找着了那樣難得的活埋的實例。上邊中外東西地亂找一陣，亂說一番，現在都可以不算，無論什麼奇事在百年以前千里之外，也就罷了，若是本月中在唐山出現的事，意義略有不同，如不是可怕也總覺得值得加以注意與思索吧。

死只一個，而死法有好些，同一死法又有許多的方式。譬如窒息是一法，即設法將呼吸止住了，凡縊死，扼死，烟煤等氣熏死，土囊壓死，燒酒毛頭紙糊臉，武大郎那樣的

棺被包裹上面坐人，印度黑洞的悶死，淹死，以及活埋而死，都屬於這一類。本來死總不是好事，而大家對於活埋却更有凶慘之感，這是爲什麼呢？本來死無不是由活以至不活，活的投入水中與活的埋入土內論理原是一樣，都因在缺乏空氣的地方而窒息，以云苦樂殆未易分，然而人終覺得活埋更爲凶慘，此本只是感情作用，却亦正是人情之自然也。又活埋由於以土塞口鼻而死，顛埋倒埋並無分別，但人又特別覺得倒埋更爲凶慘者，亦同樣地出於人情也。世界大同無論來否，戰爭刑罰一時似未必能廢，鬬毆謀殺之事亦殆難免，但野蠻的事縱或仍有，而野蠻之意或可減少。船火兒待客只預備餛飩與板刀麵，殆可謂古者盜亦有道歟。人情惡活埋，尤其是倒埋，而中國有人喜爲之，此蓋不得謂中國民族的好事情也。

御者之妻

——古今雜譯之五——

琥琳

晏子作了齊國的首相，坐着汽車出去，汽車伕的老婆從門縫裏瞧見她的丈夫開着汽車，得意揚揚的，怪自以爲……

一會兒汽車伕回到家裏，老婆苦着臉，撅着嘴，迸出一聲：「我不跟你了！」

「怎麼的呢？」她的丈夫問。

「晏子——不到六尺高的一個矮子，他却做了齊國的首相。大名鼎鼎，誰不知道。今天他出去，總是那幅謙恭的樣子。你呢？你——八尺多長的個子，跟他當個汽車伕，你却得意揚揚，自以爲了不得！我見你這樣子沒志氣，所以我不能跟你了。」她告訴她的丈夫一番，以後這汽車夫不像那麼驕了，怪謙恭的。

晏子有些奇怪，自己的汽車伕忽而兩樣了！於是問了個明白，心裏欽佩道：「呵！他還有這樣聰明的一個老婆」！不久，汽車伕就當官了。

註：原文見晏子春秋卷五。

寸五娘

寒穀

△第一天

太陽偏西了。

街上三八一堆，五八一羣指手畫脚的講談着，尤其是婦道人家，態度顯得更張惶些。小孩子不知大人們講些什麼，但用脆弱的心，一猜度大人們的神氣，似乎有點明白了，收撿着玩皮的舉動，戰戰兢兢的站在大人旁邊，睜大了眼睛看着大人們私語着的嘴。團局裏的幾個團丁，跑來跑去的，雖然有時婦人們使勁的抓着一個，緊急的問着「事情怎麼樣？」可是他們馬上將手擺脫，搖搖頭拚命的跑開。

「毛區團家（註一）今天麵也不賣了呢！」

賣凉粉的和三嫂發現了什麼寶秘似的。

「啊唷！寸五爺家前天半夜裏就搬家啦，一直搬到昨天晚上，還沒有搬完，阿咲！多少東西！」

一面喂奶的阿吉家媽，將左奶由小孩嘴裏拔出來，捏一捏，小孩醒了，哇的一聲哭起來啦。阿吉家媽，連忙把右奶塞進小孩的嘴裏，在頭上打了小孩一掌，當開的罵着：「要命的！小鬼！小鬼！」

「楊六爺家，昨天夜裏也搬啦。」

憨牛嫂子省了一把鼻涕，一手甩在地上，然後在圍腰上一抹。

「團局裏今天連接了三封雞毛火炭的公事呢！」

和三嫂老是慌里慌張的。

「憨牛嫂子！你家般不般呀？」

阿吉家媽，改變了話頭。

「哎喲！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者難逃，老子們窮人，怕什麼？天倒下來有個子高的頂着。」

憨牛嫂子一邊說，一邊淌口水。

「來嘍！來……來……來嘍！」

和三嫂一見團局裏請來的幾個蠻團，醉醺醺一歪一倒的朝阿珍珍的酒舖裏出來，一面害怕的叫着，一面讓開。街上站着的幾羣人就這樣散啦。等蠻團過去了，人又一羣一羣的團攏來。

「從前老在阿祥祥的粑粑舖裏，彈得一手好三弦的楊排長，聽說投了匪呢，這回要同朱占鰲一道來。楊排長不是同楊六爺家嶺桌開（註二）嗎，這回楊排長當了朱占鰲的營長，要來討嶺桌。」

小毛家爸說得活靈活現。

「街上有人得罪過楊排長嗎？」

文範哥問。

「哼！你們曉得楊排長怎樣當匪的？哼！這話就長啦，楊排長在街上吃喝嫖賭浪蕩逍遙，自然斷卒糧餉嘍，楊排長無法，就向寸五爺號上借，寸五爺被毛區團通着氣，就不借，毛區團還在團部裏遞了楊排長一稟，楊排長就撤差拿辦，不等公事來，就開小差啦，開了小差，團部發命令通緝，楊排長才去投匪的，喉——喉——喉——」

小毛家爸揚揚頭，吐一泡白沫子。然後將捲起的袖子放下了一邊。

「他媽的，這一回毛區團和寸五爺家定遭殃啦。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管他媽的。」

文範哥顯出事不關己的神氣。

「他媽的，就怕攏紅旗（註三），火可沒有眼睛。」

小毛家爸頗有幾分害怕。

「噹！噹！噹！區團大人有令！噹！噹！朱古黨今晚路過石松街，噹！噹！凡我居民，噹！噹！不得驚惶，噹！噹！每家派米三升，噹！噹！派大洋五元噹噹！派鷄……派猪……噹！噹！…………」

燃腳鴨子阿科甲，一邊敲鑼，一邊唱。

石松街寸五爺家，已經搬了兩天啦。分三路搬，一路搬鳳凰嶺，一路搬後箐，一路搬沙木村，寸五爺，三少爺，四小姐，還有二媳婦，領了三個外甥女兒逃鳳凰嶺，二少爺逃後箐，出嫁了的大姑娘和寸五娘，留在石松街，到不得已時再跑。

燒火時候，全石松街的人只亂跑，有錢的背起契約，細軟，金銀手飾，無錢的背起家具，挾起蓆子出奔，大人叫小孩聲，小孩喊媽聲，哭聲，狗叫聲，雜沓成一片。寸五娘見勢頭不對，和大女兒騎上背好的馬，直奔沙木村，到下坡坡，已經聽見槍響了。

△第二天

寸五娘逃到沙木村，天快黑了。沙木村只是個小小的村落，村上大約住着七八戶人家，都是石松街有錢人的佃農。雖然房子是瓦房，可是除了猪圈牛棚，也不過是一二間正房，如今家家都被逃難的人們佔滿了。金長顯家種寸五娘的沙壩田，寸五娘便住在金長顯家，並且前兩天寸五娘家的東西，一部分還搬在金長顯家呢。寸五娘和大女兒當天晚上便睡在金長顯家樓上的簸箕裏。

夜裏寸五娘老睡不着心焦着在鳳凰嶺的三兒子四姑娘二媳婦和老頭子，心焦着在後箐的老二，心焦着東西，心焦着石松街的房子，又怕匪搶到沙木村…………直到頭雞叫了，才迷糊糊的合一合眼。第二天一早便被驚醒過來，都說匪朝沙木村來啦，所有的人都朝山上跑，年青男女，扶着老的，揹着小的，小孩也不敢哭，老頭子不敢歎半口氣。

「不要挾紅毯子，匪在大路上一看

，多點眼。」

逃難中的一個老頭向着寸五娘說。

寸五娘連忙解下圍腰將紅毯子包了。

「脫了白洋衣！」

還是那個老頭，向一個挾起一大包東西的小夥子說，小夥子連忙套上一件平青扣布的坎肩。這一羣人爬了一陣，到了小火山，山上有兩座茅房，茅房周圍，盡是山地，有的栽着包穀，有的種着洋芋。一羣人也走累了，便不約而同的在小火山歇下。

小火山的前面，是金沙江，江邊是一條大路。山上是一山濃密的森林，山背後是正對石松街的牛角山。

「哇！哇！哇！哇！」

不知那家的小孩哭了，人們咀咒着各自離開，找一叢深些的林子躲下，眼不轉睛的看着叢林裏彎曲的小路和江邊的大路。小孩家媽，將奶頭塞進小孩嘴裏，兩腿搖着，心亂得像狂風捲起的柳絮一樣，再加上恐怖，憂戚，還有點不好意思。

「來嘍！來……來……來嘍！」

人們在叢林縫中，見着馬和隊伍蜿蜒的走在江邊路上。有的人挾着東西就往上跑。

「不要跑！路過，路過，不會上來的。不會上來的。」

一個老頭叫着。

「躲起來！躲起來！蹲起！蹲起，不要給底下看見，不要給底下看見。」

老頭繼續叫。這一羣隊伍，馬上盡馱着東西，人頭上都打着藍布套頭。逃難的人在山上林縫裏看得淸淸楚楚的。直走了一頓飯時候，人馬才走完。

寸五娘在林縫中偷瞧着。江邊路窄，隊伍成單行走，大女兒舉着手，一個一個的數，一直到隊伍走完了好半天，寸五娘才同逃難的人們，由後山翻過了牛角山·由牛角山回石松街。

寸五娘在牛角山一看，阿彌陀佛！石松街沒有擺紅旗。才上完下坡坡，街上已經蕩漾着哭聲了。到街上一看，停起七八具屍首，有的正在裝棺，有的用水洗着身上的血呢。一打聽，死的都是街上的人，有劉生春的大兒子，王二叔……還有憨牛嫂子。楊八爺的大姑娘，手上戴着的玉鐲頭，被匪看見了，就要叫大姑娘脫下來，大姑娘拚命的脫，也脫不掉，匪急了就拔出老蠻刀將大姑娘的手砍成了兩節。陸銀匠挨了一槍，衣裳棉花着火，活活的燒死。蠻閘和閘兵打死了十五個，都用席子裹了，放在兩塊板板上，由大橋邊抬到街上的山神廟來，還有打傷的七八個，也由大橋邊抬到街北頭的娘娘廟。寸五娘到自己家裏一看，亂七八糟的，好像打過滾的狗窩一樣。搬不完好點的東西，都被匪搶光啦。匪不要的東西，丟得一地。連地板也挖起二三尺深呢。

八月間的冷風，輕輕的吻着大地，蕩漾着斷續的飲泣聲。狗不斷的怪叫。老鴉「丫！丫！」的唱着，由這家屋頂跳到那家屋頂。太陽放射淡黃色的光彩撫摸着寂寞的石松街。表現出無限的哀悼，遠遠的雪山，裝着慘白的面孔，在陽光底下，似乎爲遭刼的人們，洒一掬同情之淚呢。

△第三天

寸五娘昨天夜裏一夜睡不好，驚醒了四五次，不是夢見匪來啦，就聽見槍響，有時竟以爲匪抓住了自己而大叫起來。眼一合，又是匪呀，槍呀，爬山呀，跑呀的在腦海裏閃電般迅忽的旋轉着，天剛發白，就被脚步聲驚醒了。急忙一打聽，都說楊排長又趕回來啦，要來找楊六爺家蘋菓呢。寸五娘和大女兒挾起毯子就跑，自然不敢逃沙木村嘍，生恐怕逃着楊排長。跟着人跑，逃到柳林寨，已經是早飯時候了。寸五娘在村上買了些食物吃了，幾天來的疲勞使她支持不住，迷迷糊糊的昏了一陣，等被大女兒叫醒來時太陽快偏西了。出門一打聽，都說楊排長沒有趕回來，扯地皮風呢。寸五娘領着大女兒，趕回石松街。

當天夜裏，二砲前後。有人只打寸五娘的大門，寸五娘和大女兒等朝後門跑了，才敎看馬的小古宗去開門。開了門原來是逃鳳凰嶺的三少爺，四姑娘，二媳婦，還有三個外甥女兒都回來啦，小古宗連忙從後門追回寸五娘。

「媽！鳳凰嶺的民團造反啦，阿爹給扣留住了呢，東西也搶光嘍，造反那晚上，金大舅接我們上核桃坡玩，我們在核桃坡聽見了消息，金大舅連夜送我們回來，我們在柳林寨一打聽，曉得匪已經過啦，才敢來呢。」

四姑娘一邊說，一邊喘氣。

「殺千刀的！鳳凰嶺這些雜種，都是個斤，眞是張士貴的馬，要緊處撒尿。」

「媽！我脚上的泡都破了呢，怪痛的。」

四姑娘一跛一跛的坐在石階上，解開了草鞋。二媳婦解下了背起才五歲的外甥女兒，看看草鞋尖子，已經染着斑斑的血跡了。

「全爛啦！」

二媳婦在解下草鞋的時候，咧着嘴，幾乎落下眼淚來。

「唉！你爹有三好兩歹，怎麼好？」

寸五娘急得跺脚。

「阿爹不要緊的，他們要阿爹供給糧草，阿爹已經答應啦。」

三少爺在核桃坡，聽着報信的天吉老表這樣說的。

「唉！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這日子怎麼過呀。」

寸五娘只連彈歎氣，一家大小吃吃飯，和衣睡啦。夜裏，頂小的外甥女兒，只哭嚷着要找媽媽。

△第四天

寸五娘一早醒來，打聽打聽，傳說紛紛的，有的說楊排長還要回來呢，有的說今天還有匪過，有的說鳳凰嶺的民團要反下來。街上的人們好像牆頭上風吹着小草，搖搖不定的。他們的心，有如身涉重洋，遠遠的聽見旋風的聲音，而有大風將要來臨般的恐怖，驚疑。寸五娘更五心不做主的，心焦着在鳳凰嶺的老頭子，心焦着隔在後寨的老二，又怕匪當眞來了，這一窩一拖怎麼辦？越想越心焦，越想越着急。

午飯時候了，寸五娘飯也吃不下，只喝了碗湯，四姑娘嚷着頭癢，解開了頭髮，要梳頭。

「通！通！通！」

「的——的打打的——打打…」

一片集合號聲，鎗聲分散傳播開來。石松街的人挾起東西亂竄，寸五娘拉起一個外甥女兒就跑，二媳婦，大姑娘，三少爺丟下飯碗，還有四姑娘披起頭髮跟着跑。街上大人找小孩的，小孩哭喊着叫媽媽的，狗吠聲，脚步聲，交奏成悽厲的調子。寸五娘朝着柳林寨跑，跑到半路一看，一家人全擠散啦，又不敢停脚，一邊走一邊在人叢中喊，可是一個的踪影也不見。寸五娘無法，只好帶着外甥女兒，奔投柳林寨。

寸五娘家四姑娘領着個外甥女兒和三少爺，跟着一羣逃難的，逃大火山寨。在路上，外甥女兒走不動，只好背起來，身子又重，脚又全爛啦，四姑娘急得哭出來。找媽和二嫂又找不着，恰好遇見個年青小夥子。

「喃咁（註四）你！給我背一背囝囝，二天總謝謝你。」

四姑娘低下了頭，怪害羞的。

「唉！我也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這亂世年間，眞那個也救不了那個。」

小夥子裝出很爲難的樣子。

「嗬……嗬……嚮嚮咁你……」

四姑娘又哭啦。

「唉！你們這些有錢人！」

小夥子喘了一口氣。

「行……行……行個陰……陰……陰功吧……」

四姑娘跪在地下了。

「我的心是土鍋裏的蹄子，怪爛的。過來！過來！」

小夥子說着，抱起了四姑娘家的外甥女兒。

「要命嘍，你救救命吧，給我背……背……背一點東西，我供……供……供你的長……長……長生祿位牌。」

一個三四十歲的婆娘，哭着跪在小

夥子面前。

「吠！你真抱起圓寶逃命，捨命不捨財！」

小夥子看看婆嬢的背子，裏面盡是些鐵鍋，鐵大刀，柴板，銅瓢，……。

「行…行行好吧！」

婆嬢老實支撐不住了，連人帶揹子，倒在山坡上。小夥子理也不理的走啦。

「你怪嘛！前些日子給你借碾子碾米，你說碾子不借鄉下人，你瞧，今天你也用着鄉下人！」

小夥子趸回頭瞟瞟躺在山坡上呻吟的婆嬢，嘴裏嘟囔着。一羣人好容易逃到大火山箐裏，天也黑啦。

△第五天

四姑娘昨天夜裏，和三少爺，外甥女兒睡在大火山箐的山林子裏，一夜只聽見猿叫，狗叫，怕得不敢哭出來，又不敢進大火山箐的茅蓬裏，熬到天亮，四姑娘拿一塊錢，買了半升炒麵，拌着涼水給弟弟和外甥女兒吃了，自己一點也吃不下。

晚上，月亮從淡薄的雲層，放射出暗淡的光芒，冷風吹起山上黃栗樹的濤聲，幽厲的猿叫，由山箐裏反應回來，使每個逃難的人，都聳聳骨頭，打個寒噤，狗不停的吠着，咬落了山箐裏樹上的葉子，和猿叫聲遙遙相應。大火山箐裏逃難的人，蹲在樹影磨蕩，起伏在月光中的林子裏，悄聲息氣的，滿懷着猜度和疑懼的心情，好像聽見了槍聲的家雀一樣。

「大媽！嗡啲你 ，我們同你躲一躲。」

四姑娘走近蹲在林子裏的一家，小聲的央求着。

「啊！四小姐呀！寸五爺家的！你們有錢人，不要和窮人混在一塊，免得痛脚帶牽好脚，橫直一句說，我們是口水貼門神兩不黏！」

這家人明白的拒絕了四姑娘。

「大嬸！我們同你家躲一躲，嗡……嗡……嗡啲你！」

四姑娘又走近旁的一夥，一邊央求着，竟忍不住哭起來了。

「來吧，多個菩薩，多對蠟燭，要死大家死在一塊。」

一個老大媽慈和的說了。四姑娘蹲近了這一夥人，抱着外甥女兒。在月光糢糊中，人們漸漸的認識了新加入的人是寸五爺家四小姐，於是都有點忸怩不安了，慢慢的一個一個離開了這林子，一步一步的摸到別個林子去。連先前說話的老大媽，也一拐一拐的離開四姑娘了。

「亂世年間……痛脚帶牽好脚，……踢蹶子的騾子，不搭絆，唉！亂世年間，——」

老大媽臨走時節，嘴裏還斷斷續續的囑咐着。四姑娘眼看着人家一個一個的走開，又怕，又難過。冷風由褲脚一直鑽到她心窩，幾片落葉打在她的身上。悠長的狼叫，又一陣緊一緊的傳來，樹葉子隨着這悽暗的聲音，一片片落下，黃栗樹的濤聲更緊了，好像有雨打在葉子上一樣。三少爺和外甥女兒只喊冷喊餓，四姑娘又不敢哭出來，萬把刀子剔着她的心窩。三個人哆嗦着，衣裳全被露水打濕啦。牙齒打得「格噔！格噔！」的響。

△第六天

四姑娘們又在山裏蹲了一夜，第二天買些炒麵拌涼水喝了，在山上蹲了一個白天。

晚上，天空不掛一絲白雲，晶瑩的月亮，清冷的懸在天心。星星變小些了，看去已沒剌眼的光芒。寸五娘打聽得匪已經過石松街了，連夜到處找兒女們，現在她走在上大火山營的路上了。風吹着路旁的樹子，悄悄的捲起她的頭髮，使她毛骨聳然， 眼睛兩邊望望，只見黑越越的山林，使足了勇氣向後一看，是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抬頭一看，一團悽清的月亮，掛在天心，她這才想起八月了。路旁的小草上，下滿了露水呢。

「啊！今晚上還是八月十五！」

寸五娘在心裏說着，想起了老頭子，想起了老二，想起了老三，大女兒，四姑娘，二媳婦，外甥女兒，不覺有點黯然了，眼淚水擠出了眼眶，停留在眼睫毛上。他們不會有意外吧，究竟逃出石松街沒有呢？躲在那兒呀？

唉！鳳凰嶺那些挨千刀的——老頭子——老二——四姑娘………」，

寸五娘幻想着，不斷的。一直到大火山營的茅蓬。打聽打聽，知道四姑娘，老三，外甥女兒在山上，心才放下了一半。連忙到山上四處找，終於在半山林子裏找着了，三個人縮做一團。

「四姑娘！四姑娘！」

「呵！是媽！媽！」

「嗚嗚！嗚！嗚！嗚！」

四姑娘很傷心的哭了，寸五娘也掉眼淚。

「媽！逃難的人，都欺負我們，嗚！嗚！嗚！」

四姑娘還是哭。

「好女兒！亂世年間，談不來啦，想開些吧。」

寸五娘安慰着。

「匪怎麼樣啦？」

四姑娘問。

「都過去啦。」

寸五娘答。

「四姑娘！你記得嗎？今晚上還是八月十五呢！」

寸五娘又想起來，頗有幾分感傷的的神氣。

「去年八月十五，有爸爸，阿公，阿婆，媽媽，大舅，二舅，小舅舅，大舅母，二舅母，大姨媽，三姨媽，四孃，……吃月餅，吃煮包穀，吃毛豆，吃煮板栗……」

外甥女兒算着，回想着，覺得今年的八月十五，有點異樣了。

「阿婆，爸爸，媽媽他們呢？」

外甥女兒又拉着寸五娘的衣裳角子。

「唉！」

寸五娘噓了口長氣，眼淚水只在眼眶裏兜圈子。外甥女兒一見阿婆哭了，也莫明其妙的不敢再問啦。

「我們倒團圓了，你爸爸，老二，[illegible]兒二媳婦們怎麼樣了呢。」

寸五娘哭着向四姑娘說。

「媽！匪也去啦，我們回茅蓬去睡覺吧，橫豎今夜裏也不能回去。我肚餓呢，下去買點炒麵吃。」

四姑娘說着，一面背起了外甥女兒，寸五娘摔着小兒子走下山箐來。

△第七天

寸五娘一早起來，在大火山箐偃了兩個人，背三少爺和外甥女兒，趕回石松街，走到柳林寨，四姑娘死也走不動啦，寸五娘偏來兩匹匪搶不完的老課馬，騎着回去。到石松街已經是燒火時候啦。

這一次匪攏了紅旗啦，寸五娘家新房子那一排燒得乾乾淨淨，山神廟兩排的舖子，也燒了八九間，最使寸五娘害怕的，是又停起六具屍首，都是早不見晚兒的街上人。四姑娘蒙起眼睛連看也不敢看。聽說這回沒有打戰，團兵都跑光啦。

晚上，一天的烏雲，但蒙着月亮的雲層是橙黃色的，月亮也是橙黃色，不知是月亮染了雲彩，也不知是雲彩染了月亮。一會兒，月亮鑽進烏黑的雲裏，慢慢的橙黃色的雲彩也看不見了。街上幾個道士，伴着幽暗飄搖的燈光，在爲死去的人們唸超渡經，叮噹一響，狗就旺旺的叫。冷風吹着死人頭上的白紙，咭呼！咭呼的響，好像死人在動一樣。一塌塌燒焦了的土地，更增加了石松街的死寂。風一過，又是一陣哭聲，悽惻悱惻的蕩漾在半空。人一哭，狗更咬得緊了。

寸五娘們借住在吳大嬸家。

「賣冰粉的蓮弟，也打死啦！懷起

孕呢，一死兩個！」

吳大嬸沒有逃，親眼看見的。

「死的還有那些？吳大嬸！」

「還有鐵匠王唐，賣餃子的大娘子，……住在娘娘廟的老么……」

吳大嬸一個一個數着。

「哈！還搶走了兩個姑娘呢，潘八叔的小女兒，陸大祥的妹子。伍天祥的姐姐，活活的被匪……唉！那個死。唉！黃花姑娘。」

吳大嬸小聲講着，說到後來，將嘴巴扭在寸五娘的耳朵上。

△第八天

寸五娘一早起來，打聽打聽鳳凰嶺的消息，都說路不通。寸五娘心急，由沙木村上船，橫渡金沙江，想順江到了鳳凰嶺的對岸，再划船過江，但到鳳凰嶺對岸一看，船支都封起來啦，岸邊還有鳳凰嶺造反的民團把守。寸五娘無法，只好回石松街。到石松街，大女兒二娘嬸領着外甥女兒也回來啦。黃昏時候，街上開到一連省兵，一中隊團兵，聽說來剿匪的。毛區團也找回來啦，省兵派糧派欵，沿門挨戶的打，毛區團被省兵鴨子泅水的弔起來，師爺也溜啦。連長，中隊長四處派鴉片煙，找黃花姑娘。唉！木梳梳了篦子篦，老百姓的日子，怎樣過呀！

△第九天

團兵親鄉，在窮人們家裏和沒有搶過的村落裏，沿家搜刮，有好的東西，就說從有錢人家裏搶來的，要人送團局，物件歸公。不到太陽偏西，團局人已經閣不下了，東西高高的堆起一屋子，後來的人犯，押到娘娘廟。團局裏和娘娘廟裏，充滿着「冤枉！冤枉！」的慘叫聲。連長和中隊長，似乎沒有聽見，只打搉着怎樣平分這些東西，二八成呢？或是三七成？

△第十天

石松街上只嚷着「看殺人！」「看殺人！」鳳凰嶺造反的民團都被省兵瓦解了，殺的是三個爲首的農民。

(註一) 區團是一地的首領。

(註二) 就是戀愛的意思。

(註三) 即放火。

(註四) 謝謝之意。

最後一餐

閔仁譯

他很愛的七月十四日又降臨了。這是我們的國慶節。孩子們把門前飄蕩下的桶桶盆子之類挪開，柱頭上點綴些橡樹的枝葉。屋子對面，草場角上，矗立在路側的白楊梢頭，，升起了三色國旗。這樹是一個紀念品，是叔父四十八歲當議員那年五月一日栽的，現在已經很高很大了。我們作了一個小圍牆保護它，我們叫它做代表自由主義的「自由樹」。

大概在下午一點鐘左右，叔叔對我們說：「把我挪到簷下去，看看野景」。

於是老大攙着他的臂，我們兩人把他扶走，同時小媳婦薇已將他的圈椅搬到那裏去了。坐定以後，他抬頭望着飛揚在樹梢上的國旗，對我們說：

「那面旗雖然是三塊布縫成的，但這三個顏色曾經把奧國人和普魯士打退過（按指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淮爾米，熱馬舖，佛樓宇等戰役）。當時我們的義勇隊，鞋子都沒有，赤着脚，拿起刺刀去衝鋒殺敵，國旗飄揚在隊伍中，鼓聲大作，四萬人同時高唱國歌！那是多麼好的日子呀！因此我們能以法國國民自豪和自慰。……我的一位叔父，戰死在熱馬舖（Jemmapes）。當噩耗傳到家的時候，我的祖父說：「死得好，法國萬歲」！」

他凝着神，沈思往事，什麼也沒講。當視線轉射到門前柱上孩子們所裝飾的枝葉時，他又道：「我很高興橡樹！……橡樹如同平民一般的強健。……我不喜歡桂葉，它是專制皇帝的東西，是暴君的事物。……橡樹的枝子，是公民的標記。將來我死，你們將它蓋在我的棺上」！

在陰涼的地方，人是很舒服的。田野中一片金黃的麥浪，微微起伏；樹上蟬唱悠揚，還有水閘下的水聲淙淙入耳。村外鳴放着禮砲，那是村長富爾里特別預備的。

妻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叔父的旁邊，陪伴他。小媳婦薇也坐下了，把她的小寶寶放在膝上。其餘的人或坐在短垣上，或斜倚着它。我們注視叔父，見他安靜地，歡愉地微笑和風吹來，輕輕地拂着他的銀色的鬓髮。

他又對我們講：

「孩子們，共和政體這回算是永遠地勝利了。……保皇黨是失敗了。……得見這種事情，我是很滿意的……但是

，還有一件我想看見，而不能得見的是：在那裏（指亞羅兩州），你們曉得，普魯士人還沒有走呀！……我很想把他們趕出去！但是我老了……你們還可以看見。到了把他們趕出去的那一天，那是何等的快活！』

一個下午，他都像這般地過去：時時回思往事，間或又對我們發表他的意見。

× × × ×

自從那日以後，他漸漸地衰弱了。一天一天地看，還看不出他如何衰弱；但是一月一月地比較起來，我們便覺察到他不能自己穿鞋了，從圈椅上起來，也非有人扶助不可。當我的兒子伯爾訥從兵營請假回家的時候，他已經不能起牀了。只有天氣晴明，並且還只有在中午，他纔起來，沒有人攙着，他是不能起立了。飲食，差不多不能進了。一天更比一天地衰弱。但他的腦筋却很清醒，他自己很明白。他將不久於人世了。

他敎我們把他移到大屋子內去，因為那裏最舒適，因為那裏從他的牀上，便可望見溪畔的草原，又可看到那個水磨。自從他不能起牀後，我們時常都有人伺候着他：主要的是妻和我們的兒媳薇。在臨終以前，他白天睡得很多。

有一晚，妻和女工，各守他半夜。天未明時，他對妻道：

南錫，我相信今天過不去了。……在我死以前，想再同全家人聚餐一次。桌子就安在這裏，靠近我。打發人去叫姪孫女小南錫來，並且敎她把小孩子也帶着。……還有，佛蘭索瓦。』

我們照他的吩咐辦理。一點鐘的時候，佛蘭索瓦到了，我們纔開始吃午飯。餐桌的一端靠在他的牀緣，並給他陳設着杯盤。他斜倚在褥墊上。那時村長富爾里——他的侄孫女婿——已帶了他的女人和小孩們都到了。當他走近牀的時候，叔叔對他道：『村長，我將要拿討厭的事托你辦了』（按指葬埋前的公事手續）。他說這話的時候，聲音很是低微，已經奄奄一息了。妻和小南錫不禁拿手放到眼睛上去。他瞥見了，對她們說：『孩子們，別悲傷……我的壽限到了。……八十四歲……拋下你們也好過……我沒有什麼苦痛』。

這是他最後和我們聚餐的一次，他不願意說不是。伯爾訥獵得了幾隻鵪鶉，我們特別為他炙了一隻。他只吃了一根翅膀的一半，喝了一點雞湯，我們將吃完的時候，叔叔對我說：『拿酒來，

大家喝一杯」。

酒來了，斟在玻璃杯裏，我們奉他一杯。大大小小，我們全和他碰杯。他呷了一口，就把杯子放下。他倒在墊褥上，說：

「孩子們，看見了你們全體在我旁邊，我很滿意。……只有伊利野（按是他的侄孫之一）不在。……這個孩子，我沒有忘記他。愛理，我的抽屜內，你知道：還有別人欠我的債務……大約有一千二百多佛郎。這筆欵拿來給伊利野，因爲他娶親沒有錢……這可以助他以後成家立業。這樣辦，對嗎？」

「是，是，叔父，」我們都說對。

「這樣，孩子們，便什麽都妥帖了。……我死也安心了，現在只有一件事，我過不去，……你們也知道是什麽！……愛理！我的心肝，將來我們從那裏——從亞爾薩斯——把最後的普魯士人趕出法國境去的那一天，請你到我的墳上來，弓着身子對我道：「叔叔，他們走了」！」

講這幾句時，他很使勁。因此他疲乏了。過一忽，他又對我講：

「把窗子開開，以便於我再看看太陽」。

那天是十一月中好天氣之一，是伯利葛地方，Périgord 在那時節常有的。陽光照耀着沿溪刈後新生的草；一股氣味，一直冲到我們的鼻觀。水磨已經停了，只聽得閘下的泉流。對着窗門，白楊蕭蕭地響着。那株「自由樹」的葉子，已經萎黃了。樹梢上仍飄揚着孩子們，國慶日所升的國旗。叔父半晌無語。後來這可憐的老人，聲音非常低微地，喚他的年長的侄外孫道：

「來，我的小何伯樹」。

這孩子去了，俯身在床前，叔父很溫和地細聲細氣地告訴他：

「唱國歌」。

他聽了老人的話，開始顫聲地唱着：

「時乎已至，

國衆齊來……

他唱時，叔父目注帳頂，拿一手撫着孩子的頭，聽得出神，當他唱到末闋的：

「前鋒已盡，

繼進吾人……

叔父面帶着笑容，雙眼慢慢地閉了。

這篇是法國二十世紀初名小說家樓何窪（Eugene Le Roy）所著"Le Moulin du Frau"中之一段。描寫一愛國老人之死。篇中記載，用其姪之口吻，內容頗耐人尋味。

原文献残缺